

5
陳毅夫編

新式
標點

中國古代軍事學

修斌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3236B



編者跋

人，戰爭之動物也。宇宙，亦戰爭之宇宙也。或有形之戰，或無形之爭，蓋無不晝夜嬗遞；天體因之以變化，生物因之以演進，人類因之以文明；故戰爭者，雖爲危險可惡之事，亦不得已而必須預備者。吾人其勿存好戰之心，而必須具能戰之力，知戰爭之術，曉用兵之道，斯爲上焉者也。

方今科學日益發達，物質日益進步，學者方悉力於西學之追求，期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竊致力外國軍事學，固爲自強之要圖。然外國，物質之國家也；中國，精神之國家也。西洋科學較吾國先進二百年，如吾人學西洋軍事學，而出以一步一驅之方式，則

吾人起碼已落後二百年也。因機器，萬不如西洋之偉大也，財富萬不如西洋之充足也，訓練萬不如西洋之成熟也，民性萬不如西洋之剽勇也，然則吾人將不能圖存耶？是又不然！蓋吾國以天然之天時，地利，人和，自有其精明之軍事學，足以禦敵，保國，安民。此學爲何？即中國古代軍事學是已。讀者，試竟閱此書，融會貫通，參之以吾國之氣候，地形，民性，再與外國比較，必知吾國之所利者，在於保守，外人不足以攻我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陸戰，外國兵艦不足以臨我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山戰，外國機關車不足以近我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短戰，外國之長鎗大礮，將亦失其效用也；吾國之所利者，在於全民之戰，外國之資本家軍閥，不能與我相持也。總之，能通兵法，則常能以

少克衆，以弱克強，徵之古書，屢見不鮮矣。大凡古之名將，知兵法一二者，可勝；知兵法之半者，可霸；知兵法全部者，可王。中國古代軍事學之效用與價值，不亦大哉？余之作此，讀者幸勿誤會！余絕非頑固復古之人也，亦非反科學而重玄妙之人也，蓋中國自有中國立國之道，外國自有外國立國之道，兵法亦然。中國自有中國之軍事學，外國自有外國之軍事學，學者及軍事當局，幸兼取其長，折衷參用，則功效無極矣。

中國古代軍事學之重要，既如上述。軍事學之性質，又果何屬乎？人雖爲戰爭動物，却其根本乃政治動物也。戰爭不過因政治問題而發，軍事乃因解決政治問題出於不得已之手段，而期以助政治之成功耳。故軍事學者，政治之附屬物也。凡明瞭政治而用兵

者，無不勝。古者，武王之伐紂，管仲之霸諸侯，一匡天下；今者，黨軍之北伐，無不以少而勝衆，蓋政治爲其作用耳。非政治而用兵，則無不敗，古之窮兵黷武者，及今之軍閥，結果無不失敗，其明證也。故軍事乃政治之附屬物，毫無疑義。總理之論政治，亡人國者，恆恃兵力外交；又將軍政部列於行政院之下。內政部者，對內之平常政治組合也；外交部者，對外之平常政治組合也；軍政部者，對內對外之非常政治組合也；此三者，政治之本體也；立國之道，非此三者昌明不可！

軍事既屬於政治之下，其性質可得而知矣。然今之談軍事學者，似乎尙未能明瞭軍事學究爲何物！有以操鎗持械爲軍事學者，有以攻城對壘爲軍事學者，殊不知此僅軍事學之一部耳。夫軍事學

之最重者，爲行政，卽軍隊之如何組織，如何調遣是也。其次要者爲紀律，軍士道德，貴於端品，不嗜嫖濫賭，亂喝亂喫。廉正既養，則不貪黷，不擾民。在下能服從上命，在上能體貼下情，不罵人，不打人，所謂鐵軍者，卽有鐵似之紀律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智識，不知不識，爲亂之階。軍人最貴乎知自己之地位，國家之情形，國民之狀況，自身之責任，敵人之情狀，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戰鬥，軍隊之設，在於司戰，保國衛民。致勝之道，貴能衝鋒陷陣，埋伏包抄，描準射擊，所謂發必中，攻必取，是也。再其次要者爲國防，沿江沿海，多設礮臺；海底江底，多設魚雷，潛艇；高山要塞，多設高射礮，所謂銅城鐵壁，堅莫能攻，是也。再其次要者爲社會運動，今之

國際戰爭，在於對付帝國主義，國內戰爭，在於打倒軍閥，故戰爭動機，要以爲民衆謀利益爲旨，民衆必樂與贊助。如能領導民衆，對敵人，或不合作，以斷其活動之機；或攻擊，以擾亂其後方，則敵人不爲驚弓之鳥，必爲僵足之蟲，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者必昌，寡助者必亡，是也。再其次要者，爲團結，卽將官如何與士卒同甘苦，能得士卒之心，使士卒肯效死，是也。再其次要者，爲體操，卽徒手，遊戲，兵式，機械，野外，如何熟習，身體如何強健，能耐勞持久，是也。再其次要者，爲鎗械，卽種種戰具之認識，使用，製造，設備，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也，再其次要者，爲工程，如鑿壕，架橋，種種建築，及破壞，是也。再其次要者，爲經驗，如野外演習，臨敵

不懼，進攻不躁，後退不亂，所謂慣經沙場，從容不迫，是也。再其次要者，爲輜重，佚役餉糈，廣爲預備，不拉夫，不派款，不擾民，而士兵又無饑荒之虞，一心從戰，所謂仁義之師，天下無敵，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愛敵，凡兩方對壘，必有一是一非。兵家之出師，必正其名，必彼非而我是，如我非而彼是，則我非軍事學家矣；知敵人不是而能以大義責之，曲直明之，彼翻然悔悟，傾心服我，則其成功實大：所謂善戰者，攻心，是也。再其次要者，爲愛民，兵不生產之人也，全仰仗於人民以爲生，其主要目的在保護生產。國家興師，如保國保民者，義兵也，必勝；如爲個人爭權利者，賊兵也，必敗。如近來民權進步，人民可直接參加戰爭，或助或阻，勝負以定，所謂載舟覆舟，所畏惟民

，是也。再其次要者，爲主義，古之兵以無知服從爲本，今之兵則以有主義，能自動奮鬥爲本；古之兵所恃者惟一將，將亡則瓦解，因將之生命有限，亡則士兵無所適從；今之兵所恃者應爲主義，主義乃永久不亡者也；將雖亡而主義仍存，士兵如能惟主義是從，以主義爲中心，團結奮鬥，雖無將若有將，此雖不易實現之事，但一實現，則其在軍事學上之重要，將居首席矣。

因國家之不安，人民之不保，故有中央國軍之組織，即普通軍隊是已。因國軍之不足恃也，遂有地方軍之組織，即普通巡警是已。因地方軍之不足恃也，遂有社會軍之組織，即普通之民團是已。國軍只能保護中央二三大官而已，地方軍只能保護資產階級而已，社會軍只能保護豪紳而已，此古今中外之天然情勢，（幸吾

國民革命軍，尙能力矯此弊，而國家人民，又何嘗真能享其庇蔭耶？將來之趨勢，將演成個人軍，未可料也。個人軍者，卽人人皆武裝起來，造成相當戰鬥力，以保平衡均勢，其他軍隊可勿虛設，是亦軍國民訓練之本質也。

軍國民訓練，漸爲立國之必須。歐美軍國民訓練之國家也，俄國亦軍國民訓練之國家也。前者爲資產階級之軍國民訓練，以其主持者全爲大資本家，其目的亦在保護財產，有產階級始能居重要地位，故謂之爲資產軍國民訓練。後者爲無產階級之軍國民訓練，以其主持者全爲共產黨員，其目的亦在保護共產機關，無產階級之農工始爲有鎗之正兵，有產階級僅能爲佚役耳，故謂之爲無產軍國民訓練。我國乃全民政治之國家，故軍國民訓練，應爲全

民軍國民訓練。外國之衝突在階級，中國之衝突在是非，階級之中有是非，是非之中無階級，故外國所爭者多，中國所爭者少。中國本爲和平大同之民族，言軍事學在守而不在攻，五千年之歷史，以秦始皇漢武帝等之好武，亦不過守禦防凶奴而已。吾國之所能取勝於世界者，在三民主義之青白化，軍事不過爲守禦圖存之備。然以現今之列強帝國主義，惡焰方熾，而軍事學之研究，實又國民之刻不可緩者，此書實爲軍人精神訓練之主要部分，願同志同胞，幸勿忽之，起而研究，發爲實行，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軍事學家之出，必起於衰亂之世，弱小之方。太公之出，因殷紂之暴虐也。黃石公之出，因秦始皇之橫暴也。諸葛亮之出，因曹

操之跋扈也。蓋暴亂之世，實足以刺戟仁人智士之心，思有以剷除制勝之，則軍事學之動機起矣，軍事學之原理出矣。此書專論軍事之原理，並未論及軍事之制度，施實，練習，謂之軍事哲學可也。如能明此原理，則其變化將無窮境；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運用之，則一切軍事，皆易如反掌也。

陳毅夫叙於首都煤溪山莊

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叙 者 編

新式標點 中國古代軍事學目次

陳毅夫編

卷一 風后兵法 (握奇經)

一 總述

二 握奇經續圖

三 八陣總述

卷二 太公兵法 (六韜)

一 文韜

文師第一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國立同濟大學 圖書館

Staatliche Tongji-Universität

LIBRARY

登記號碼 16244

Inv. No. 350.192/471

Fach No. 8 APR. 1936

大禮第四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二 武韜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三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

立將第二十一

將威第二十二

勵將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徵第二十九

農器第三十

四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三陣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軍略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金鼓第三十八

絕糧第三十九

略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虛壘第四十二

五
豹韜

林註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強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六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卷三 太公兵法 (三略)

一 上略

二 中略

三 下略

卷四 孫子兵法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卷五 吳子兵法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卷六 尉繚子兵法

- 天官第一
- 兵談第二
- 制談第三
- 戰威第四
- 攻權第五
- 守權第六
- 十二陵第七
- 武議第八
- 將理第九
- 原官第十
- 治本第十一

戰權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東伍令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勒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卷七 司馬兵法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用衆第五

卷八 黃石公兵法 (素書)

原始章第一

正道章第二

求人之志章第三

本德宗道章第四

遵義章第五

安禮章第六

卷九 諸葛亮兵法

(心書)

兵機第一

逐惡第二

知人第三

將才第四

將器第五

將弊第六

- 將志第七
將善第八
將剛第九
將驕第十
將彊第十一
出師第十二
擇才第十三
智用第十四
不陣第十五
將誠第十六
戒備第十七

習練第十八

軍蠹第十九

腹心第二十

謹候第二十一

機形第二十二

重刑第二十三

蠹將第二十四

審因第二十五

天勢第二十六

勝敗第二十七

假權第二十八

- 哀死第二十九
三賓第三十
沒應第三十一
使利第三十二
應機第三十三
揣能第三十四
輕戰第三十五
地勢第三十六
情勢第三十七
擊勢第三十八
整師第三十九

勵士第四十

自勉第四十一

戰道第四十二

和人第四十三

察情第四十四

將情第四十五

威令第四十六

卷十 李衛公兵法

一 李衛公問對上

二 李衛公問對中

三 李衛公問對下

卷十一 曾公兵法

- 將材第一
- 用人第二
- 尙志第三
- 誠實第四
- 勇毅第五
- 嚴明第六
- 公明第七
- 仁愛第八
- 勤勞第九
- 和輯第十
- 兵機第十一
- 戰守第十二

卷一 風后兵法

(握奇經)

(漢) 公孫宏解

宋高似孫曰，馬隆本作握機叙云：風后，軒轅，臣也；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人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宏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一 總述

經曰八陣，四爲正四爲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宏曰，世有八卦，陣法其說不用

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參并。餘奇爲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者，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陣數有九

，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圓地

有軸，前後有衝。一作有風雲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

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塵，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以

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

，突擊之義也。龍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

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

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

引，其後以掙角，前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宏曰，傳頃氏陣法，依此今按而

前列等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也，故遷次以成之。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聯隨師之多少，

觸類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為左，後為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本

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衝，其次地衝，其次風衝，其次雲衝，左右相向是

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

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宏曰，此為地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張弛布

，動靜二義，皆雜出經文中。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天二次之。天二

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縱布四風，挾天地之

左右。一無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

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比為動也四字，一無虛實已下

布，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

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予今

於難解之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圓布次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經而以天有衝止觸額而長列於續圖雲爲翔鳥之下今馬本尙如此

一一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二結陣，三行，四趨走，五急鬪。

金音五：

一緩鬪，二止鬪，三退，四背，五急背，一背

本作
遂，

魔法五：

一立， 二黃， 三白， 四青， 一作赤 五赤， 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立，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立，下赤， 六天後，上立，下白：

七地前，上立，下青， 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 一作青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一革三金爲風。 三革二金爲雲。

四革三金爲龍。 三革四金爲虎。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

舊注此八陣名
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鞞音不止者，行伍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

三十二隊天衝，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合作二十四隊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蟠，雲為翔鳥。

三 八陣總述

晉平 護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馬 隆述

治兵以信，求聖以奇。清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匹陳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輪輒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爲陳之主，爲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

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元。風能鼓動，萬物驚焉。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下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鷲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爲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伐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撓盛。結陳趨地，斷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鞀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犇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未收。麾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目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葉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舊闕四字其形不偏

，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

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戒來者。一作天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千七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所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掘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入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

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燻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晨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得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法 后 風

卷二 太公兵法

周太公望撰

一 文韜

文師第一

文王初遇呂
尙立以爲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鸞，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問前人卜兆
會致此否。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

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鈔有三等權術。始焉以餌取魚。既焉香餌必有死魚，終焉因魚之大小而異用。祿等以權

，今以祿取人，等以餌取魚之權。死等以權，重祿之下，必有死士等香官等以權，官人必因

其才之大小而異任，等於因魚之大小而異用之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

：願聞其情。太公曰：淵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

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

。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

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惟仁人能受直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

？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緝綢餌香，中魚食之。緝隆餌豐

，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

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

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

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以德而誘人歸者也。固其所獨見而獨樂者也。

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歛焉。惟聖人有獨見，故慮人各有所歸之，次而立爲收斂人心之法焉。文王

曰：立歛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第二

氣化盈虛皆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此氣運言所以然者

，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藝桷椽楹不斷，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梁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於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家。其

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也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

國務第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惡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予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使民不失常生之務，是利之也。農不失時則成之，薄賦斂則予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

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爵如加於身，賦斂如取於己，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第四 君臣之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上之禮，唯在臨蒞。爲

下唯沉。爲下之禮，唯在沉伏。臨而無遠，無遠於民。沉而無隱，無隱於君。爲上唯周，德

周編爲下唯定。分守安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柔和節制而善

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

勿妄而喜，勿逆而拒。勿妄於聽信而許之，勿逆其不可而拒之。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

。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

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

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奏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欲明傳於武王者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有所守恭而敬，非偽強而弱，不過忍而剛，不過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第六 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民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重而觀其無轉，志使之而觀其無隱，情危之而觀其無恐，試以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財用足而無所憂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

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

左右，人之御其四方。土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

而附丘，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以益之是壑已深而又掘之丘已高而又附之也無舍本而治末。國本在權柄若借人國柄是舍其本而徒

治其未矣日中必彗乾暴，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

。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爲

河江。熒熒不救，炎炎若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

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爲仁，不施無以合親。疎其親，則害，失其

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爲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

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衆則，和合其親則

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此言仁聖出處之道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所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爲

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聖人乃發之，以陰，而爲

兵刑。會之以陽，而爲德澤。聖人先倡於上，而天下和。行之，倡和之，極則斯民反復於常道之中，自然皆得而無失，莫進而爭，亦莫退而遜矣。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

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

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

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

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爲

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

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

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功，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問辯詞，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

，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第十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奸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周

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嘗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目耳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大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

心專

一者能獨往獨來。無敵黃帝曰：一者階於道，機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殃。夫存者非存於慮，亡樂者非樂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源，曷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言兵之所以勝之術，在乎我者宜密、無史其知而通而吾又不可不知彼之機而速乘之也。

一一 武韜

發啓第十三

發啓憂民之道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脇予憂民？

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

。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

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見其顯者，隱者，而知其心之昏惑。必見其外，又見其

內，乃知其意。見其作外、作內，而知其意之迷亂。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

。而見其所疏、所親，而知其情之乖戾。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

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

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

，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

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

下閉之。以智謀勇利而利天下者。天下之人自以智謀勇利啓之。若以智謀勇利害天下者，天下之人必閉之而不敵矣，何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鷺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彌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在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殼。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利，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文啓第十四 以文治啓文王

文王問太公曰：聖人何守。執太公曰何憂，何嗇：萬物皆得。何

嗇，何憂，萬物皆道，聖人無所憂慮，各嗇而萬民自得所，自聚集。政之所施，莫知其化。

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萬物化，何窮之有，終而復始，優而游之，展轉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

不行。既以行之，勿復明之。不自表著其功也。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

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古之聖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

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陳其政教，順

其民俗：羣曲化直，變於形容，萬國不通，各樂其所，人愛其上

，命之曰大定。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

故與人爭。上勞則刑煩，刑煩則民憂，民憂則流亡，上下不安，

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下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文王曰：公言乃協予懷，夙夜念之不忘，以用爲常。

文伐第十五 以文事伐人之法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驕其去而因謀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

生害。四日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五日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伐，躲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六日收其內，間其外。才人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日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日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日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飭聖人，國乃大偷。使自十日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旣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與之十一日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

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
收彼豪傑、納彼智勇以益吾之黨、 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武，成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第十六

順人心以啓發天下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處之。

三疑第十七

武王所疑者三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

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

因敵之強、而能慎我之謀、用我之財。

夫攻強必養

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

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人，除民之害，淫之以色，陷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悟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餒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以吾心之智生財、由是以財而致衆、以衆而致賢、以賢而致王矣。

三 龍韜

主翼第十八

王者行師必用人以龍羽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

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歷，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敕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服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

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犯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敲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其目一十八等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

。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殺之也，急而心速者可久持之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擾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窟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事煩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兩國不有一亡、則必有一破軍、殺將、此見將之關係最重。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

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作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温

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

精而無情者，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

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

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

反靜慤者，外貌嚴厲、而中反沉靜愿慤。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

者。出外克稱任使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

。此士之外貌不與衆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

有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三日與之間諜，以觀其誠；四曰明日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

，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稅而必然。士未坐而勿坐，未食而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臣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鬥，氣厲青雲，疾若馳鷲，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將威第二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誅及於大則威以賞小爲明，賞及於小則明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用罰詳審、則三軍順從。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第二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惡退聞鼓聲而喜，樂進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之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

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

人主陰爲符節以通將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候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卻敵報遠之符，長七寸；

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土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將者，主主祕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

君將有又陰書以通陰符之所不能盡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繪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以一書分作三部使三人各操一分送與人知之，而三人雖操，亦不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

：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

軍行遲速之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聞敵之情則思議之、見敵之情則思圖之、知敵之情則思困之、辯敵之情則思危之。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己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立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

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萬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

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

為變動不測之計

深草翳翳者，所以遁逃也。

處軍於此、為逃遁之備。

深谷險阻者，所以

止車禦騎也。

止禦敵人

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

借險且之勢為助

拗澤

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

，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疾戰以破敵謀之精微

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

，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

擊破敵人方圓之勢

因其

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

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

踰水而戰

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囂者，所以行

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

乘機以擊敵之前掩敵之後

偽稱敵使者

，所以絕糧道也。絕敵糧道 謬號令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

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

便眺 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往來潛默

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

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兵家察五音以佐勝之理

武王問曰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

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

，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宮屬於中

、方之土神。商屬西、方之金神。角屬東、方之木神。徵屬南、方之火神。羽屬北、方之水神。此乃道之經常者也。金，木，水，火，

土，各以其勝攻也。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各以其勝者，而攻不勝者也。古者，三皇之

世，虛無之情，無為而治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法五行之相克者以制剛

強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五行皆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分屬甲乙

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是也且其神又極微妙如木神青龍火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水神曰玄武是也其法以天清淨

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

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去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

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其聲應乎角音之管是

白虎方位日時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也餘倣此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

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在外候。言五音微妙又有候於外而得之顯微相符者武王

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聽其聲聞枹鼓之音者

，角也。角屬木枹鼓以木為之。故聞敵人枹鼓之音，則知為角聲之應，見火光者，徵也。徵屬火故見敵人火光則知為

徵聲之應 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商屬金，而金鐵矛戟，皆金也，為商聲之應，聞人嘯呼之音

者，羽也。嘯呼屬口，口屬水，羽亦屬水，水聲清亮，嘯呼之聲似之，故為羽聲之應。寂寞無聲者，宮也。屬宮

土，土性靜而無聲，故為宮聲之應。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第二十九 兵家勝負之徵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遠，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鞞鼓之聲溼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

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破。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此勝負之徵見於地也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之人。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此勝負之徵見於天也武王曰：善哉！

農器第三十 以農器喻即兵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言攻守之

器具盡於農人之事。相為符合。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菽櫓

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義飾莖竺者，其甲冑干櫓也。鑿鍤斧

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紵，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爲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不使雜居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紵有尺度，每日限其尺寸之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哉！

四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間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問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車上之蔽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黃，小櫓，扶胥，亦車上之蔽一百四十六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輓。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菑白羽，以銅爲首

；電影，青菑，赤羽，以鐵爲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

，爲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

騎，大扶胥，衝車，

從旁衝擊者也

三十六乘，螳螂

虫名有奮擊勢故取之

武士共載，

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

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

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

此上俱論車此下俱

論器方首鐵楮維勝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

，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楮

，敗步騎。羣寇飛鈎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

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一百

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

，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尺，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鋌矛，千二百具，張挺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欲其通也以環利通紘張之。欲其圍也渡大水，飛江

，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
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
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此言飛江及天浮鐵螳螂之用以濟大海山林野居，結虎落柴
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
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三百
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
泉鉏鑿，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棧張之，伐木大斧
，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鑿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
三百枚，銅築固爲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
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
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

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棧，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櫂大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一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第三十二 天地人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兵家取此象

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兵家取此利 用車，用馬

· 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 受圍疾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太

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爲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爲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與敵人攻其陣矣，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必出第三十四

受圍必出之法

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斷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鬪爲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立旗，操器械，設脚枚，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

，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鬪，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鬪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後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

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鬪，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若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若不習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轆轤；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則晝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

，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鞞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鋸，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第三十六

與敵臨境
相拒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鞞鼓，完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不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矣。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

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動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噪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車騎，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噪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

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之慮我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侯，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金而止，三里而還，伏兵乃起，或陷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第三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候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堠懈怠，士卓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

，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與誰何之人也不絕，人執旃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十人爲一屯，戒而約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佯北不止，遇伏敵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進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糧第三十九敵人絕我糧道而禦之之策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

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地，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衝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卽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略地第四十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

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卽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慎勿與戰，絕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日，

，無燔人積聚，無毀人宮室，豕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辜在一入，如此，則天下和服。預先分軍三處，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吾以一軍要擊之以一軍禦其別軍，以一軍入城，於其老弱獨在者，撫之而勿殺。

武王曰：善哉！

火戰第四十一

比言用火
攻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候之地，遇深草翳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我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卽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卽引軍而卻，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處

，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虛壘第四十二

敵人以虛壘疑我而我應之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爲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氤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

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敗矣。

五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林中戰
交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戟楯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

戰之紀。

突戰第十四 衝突戰鬥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慮。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吾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

，門有行車，馬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吾城上立旌旗，擊鞀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吾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擊，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鬥，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

敵人強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候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山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

：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鬪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甚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王。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

，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處山
之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因；旣以被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陣。烏雲之陣

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左，備山之右；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通道路，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處澤之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武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

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當用金玉於敵使，而求途，又不可被其。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陳，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少衆第四十九

以少禦衆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溢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溢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弊，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

遇險阻而分守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不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言處山險之法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車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此言處水險之工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爲前，大櫓爲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爲一屯，必置衝陣；傾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右以，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此上言險戰之法合處山處水

而武王曰：善哉！總之處險之法必當使不窮於險而得乘險以窺其力

六 犬 韜

分合第五十一 三軍既分而又合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前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鋒第五十二

選用勇武鋒銳以待敵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

集可擊，人馬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第五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寇兵之士。言能寇暴敵兵也有王臣失勢，復欲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鬪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爲其將報讐者，聚爲一卒，名

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婿入虜，欲揚迹揚名者，聚爲一卒，名曰勦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命於上也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教戰第五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

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第五十五 車騎步三者相兼用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車，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司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軍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先反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此正言三軍之衆車騎與步各成行陣而勢相當則易易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地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

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

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

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

又申言車騎之勝步卒如此。

武王曰：車騎之吏數

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

一率，百車一將。

車之吏數如此。

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

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

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

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

以車而易戰，險戰之陳法，如此。

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

，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

騎之吏數如此。

易戰之法，五騎爲

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

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

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以騎而易戰險
戰之陳法如此武王

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此言車戰用
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

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經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

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卽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馳旁驅，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

，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竟；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會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無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擄；此騎之十勝也。

言十勝而止，有八或脫簡也。

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

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攔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大 公 兵 法

卷二 太公兵法

(三略)

三略 略謀略也，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嘗推演之，以授子房，故後世以為黃石公之書。

一 上略

夫主將之法，為人主大將之法務擊英雄之心，招賢士賞祿有功，祿功通志於

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

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言又當通其好惡之志，同好則事無不

成，同惡則人皆傾心矣。蓋凡國家之所以治安，所以破亡者，恆由好惡之得人失人，致之。而生民之同類者。又皆願得其志者，主將可不通其志乎。

軍讖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引言示人以柔者能制人之剛示人之弱者能制人之強柔者，德也。剛

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此釋言柔弱所以以制剛強之故。柔

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此申言四者，各有所宜兼此四者，

而制其宜。言主將當兼剛柔，強弱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事機之始終未見，而吾剛柔強弱之用，人莫能

測。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

輒隨。此以天地神明擬之，言天地神明之用，因物推移，無有常迹，為主將者，剛柔強弱，變動無常，亦因敵以轉化不先事其主持，但視敵人之動而輒隨

以應之焉耳。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此申剛柔強弱得宜

之效言四者各適其宜，故能制無疆之勝，而成又贊天王之威，八極自此康正，九夷自此密定矣。如此謀者，為帝王師。美之

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善能守剛柔強弱，微妙之用

，乃可保其生民。聖人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以

宅室，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聖人存剛柔強弱之微于

但見其舒之，卷之，居之，守之，幾微莫測，運諸胸臆之中，而敵國為我制服矣。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

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

亡。又引言以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

則策無遺，治國無遺策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

無間。信賢愛民，則上下一心，兵之所往，如肢體之相隨，如骨節之相救，此天理之自然，其中機巧無間可窺也。軍國之要，察

衆心，施百務，審察人心以施百務危者安之，扶之使安懼者歡之，撫之使歡叛者

還之，還其本國冤者原之，原而宥之訴者察之，察其虛實卑者貴之，貴而顯之強者抑

之。禁抑其強敵者殘之，敵人害吾民者起兵殘滅之貪者豐之，將貪者足其財用欲者使

之，使其遂意畏者隱之，隱而不露謀者近之，與之親近讒者覆之，覆而不用毀者復之

，反復審之反者廢之，廢滅其身橫者挫之，挫抑其威滿者損之，損其意氣歸者招之，

招來服者活之，全活之降者脫之，解脫之此上十獲固守之，得堅固之處則守之獲

阨塞之，得險阨之處則塞之獲難屯之，得艱難之處則屯兵獲城割之，割地賞功獲地裂之，裂分

功獲財散之，散財於衆。此上六事就所獲者言敵動伺之，伺察其動敵近備之，防備其近敵強下

之，卑下以驕之敵佚去之，引去以避敵陵待之，敵勢陝我當待其衰敵暴綏之，綏以仁敵

悖義之，以義服敵睦攜之，攜問其心順舉挫之，順理舉事以挫敵氣因勢破之，因勢出奇以破

衆放言過之，軍中放言敵勢則過謫之不使惑衆四網羅之，敵國有賢士則四面網羅致之不使敵用得而勿有，

得敵地則自不有其功居而勿守，得敵居積則散於衆而不自守拔而勿久，拔敵城不宜久處立而勿取，既立敵後

不可復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始焉謀爲攻敵之事皆已有之，而不使將士知其利之所

在。彼爲諸侯，已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終焉使有功者爲諸侯，已爲天子，俾各自

保其城，各處其土。自敵動至此，皆就待敵而言。世能祖祖，鮮能下下，上祖字以禮貌言下祖字指君言上下字以禮貌言下下字指

民言言世人但知以祖禮尊其君而不知以禮下其民。祖祖爲親，下下爲君。祖祖固斯民親上之道，下下

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空徭役。不使其勞，

則國富而家娛。言能盡下下之道，如此則君富而民樂矣。然後選士以司牧之，言既富樂然後選士以教養之

此亦下下之道也。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此言英雄之當

致。言能羅致敵國之英雄，則敵國自然困窮矣。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

，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又並舉士民而言之，言有能如此，則政事所行，無怨我矣。夫用兵之要，

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言崇禮重祿，足以得士

如此，故祿賢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併，敵國削。承上言其可

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

士厄之。再申前意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

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困。士卒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而敵之莫我當者，亦全困乎此矣。昔者良將

之用兵，有饋單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

，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引此以證上文。同滋味之意。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募未辦，將不言

倦，軍灶未炊。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

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同安故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

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引讖而言

，以證上文共安危之意。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號令戰之所以全

勝者，軍政也。軍政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用將故將無還令

，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賞罰如天時地理之一定，乃可使人赴敵。士卒用命，

乃可越境，士卒用將命，乃可越入敵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敗敵者，眾

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
亂法之將，不能統軍持勢，故不可保軍，乖離之衆

不能制勝敗敵，故不可伐人也。攻城不可拔，圖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

敝，士力疲敝，則將孤衆悖。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

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

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

必喪。此甚言亂將乖衆之不可用也。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
推己以及人

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

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此皆恕恕治人所致軍讖曰

：軍以賞爲表，罰爲裏，喪喪就言先後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

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賢者

之有益於人國如此。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就君言將可樂而不可憂，就將言謀可深而

不可疑。合君將言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

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此反上言之夫將者，國家之命也。將能致

勝，則國家安定。此又承上意而正言之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

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

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此皆為將之要道故曰，仁賢之智，智略聖明之慮，慮

負薪之言，賤者言廊廟之語，貴者語興衰之事，前代事迹將所宜聞。引軍讖而推及於者

皆為將者宜知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為將者思士如渴則策士從之矣夫將拒諫，則

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無別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

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

淫。將顧家，則士卒貪色，將有一，則眾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

奔北。有四，則禍及國。承上八失而言，隨其所軍讖曰：將謀欲密，

秘士眾欲一，專一攻敵欲疾，疾速將謀密，則奸心閉。士眾一，則軍

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敵不能奪吾計將

謀泄。則軍無勢，外窺內，則禍不制。則入營，財愛奸會，將有

此三者，軍必敗。我必為敵所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

。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

，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軍

讖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讖曰：香餌之下，

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

之所死。效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以其所願歸者而招之，以其所效死者而示

之，則吾所求之上自至矣。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

不倦，則士爭死。上言為將者，當以禮賞待上，而此又言其不可倦也。軍讖曰：興師之國，務

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養民。隆恩於士，撫養其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

弱勝強者，民也。由其能隆恩而養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

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良將厚於養士，不改易於養身者，故能使三軍齊心如出一人，而勝可全也。軍讖曰：

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審其強弱；察其

天地，伺其空隙。五者皆察敵情之事也。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

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刈草刈薪後爨，師不宿

飽。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千里，

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

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

此又獨申度其糧食之意

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

。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賤，是謂亡國。

此言煩刑重斂之禍

軍讖曰：

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

官，是謂盜端。

此言奸詐欺蔽之禍

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

，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

此言羣小朋黨之禍

軍讖曰：

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而不振，葛藟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

權。侵侮下民，國內俾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

此言強宗擅權之禍

軍讖曰

：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

國姦。

此言世家姦欺之禍

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適禁

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害。此言守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

。賢者隱蔽。不肖在位，國受其害。此言不能進賢軍讖曰：枝葉強

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此

本弱軍讖曰：佞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

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自己，舉措伐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

。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苛政。變古

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此言佞臣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王

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聰，各阿所私，令主失忠。此言姦雄故主察

異言，乃觀其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

人任舊齒之臣及年齒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

不失人心，德乃洋溢。上文既以十禍戒人主而此又以六事勉人主也

一一 中略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君臣忘言可化自流，故天下無所歸美其功。

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

，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雖有言有

令，而君臣讓功，不待禮賞有功之人，而自勸，蓋盡美而無害者也。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

，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鬥之患。君無疑於

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三王之時不但有

言有令，又有法度，以制四海之人，而君臣無所疑貳，是亦美而無害者也。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

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霸者，君臣道衰而以權制，士結以信，使以賞，即其權也。此見

其不美而有害矣。此上四條，重論君臣相與之道，而化功則帶言之耳。

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

退內御，則功難成。

此引言為將者當專制于己也。

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因四等人之至情而用之，此行軍微妙權術也。

軍勢曰：

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眾。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

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

恐其惑眾心

軍勢

曰：使義士不以財。

當以恩禮，不以財貨。

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

不仁者，不能使士以禮

，故雖有財，義士不為之死。

智者不為闇主謀。

闇主不達事機，故雖有財，智士不為之謀。

主不可以無德，

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

言人主當有德有威

臣不可以無德，

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

言人臣當

有德，有威，而威亦不可多也。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觀氣化之盛衰，度

人事之得失，而為之兵制。故諸侯二師，止用二軍，方伯三師，止用三軍，天子六師，六師六軍也，此正聖王之

制世亂則叛逆生，聖王不作軍旅無制，故叛逆之人始作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聖王澤竭，則諸侯

競相盟誓，擅行征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招徠賢士與眾同好惡

，體順人情，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疑，非譎奇無以破

姦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計策，譎奇，陰計，三者皆權謀之事。自世亂至此，皆言衰世戰伐之事。聖人體

天，無為賢人法地，有為智者師古。所重在此句以起下文，人主當曉三略之意是故三略為衰世

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

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三略之大，意如此故人主深曉上略，則

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

之源，審治亂之紀。此言人主能曉三略之益也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

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

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高中州善

國，以富其家。重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厚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

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將帥班師之際，乃家存亡之階，不可

國慎不。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此霸者制馭人臣之謀也故霸者之

作，其論駁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勢主秘陸。

故霸者之作，為論之固，駁雜而未純乎王道，然所以存社稷，羅英雄者，實中略所舉載之權勢也。故權勢之主祕而不洩焉。自人臣深曉至此皆言人臣能曉中略之益。

三 下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下之天憂者，則享天下

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言此以起下文故澤及於民，則

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

所歸，則六合同。此言能澤其民，則必致賢聖之人，而其國強大也。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

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此言聖賢去國之害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賢人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以屈體下人。聖人

之行政使人降伏也，使心安意肯。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體降，但可圖始，而不可保終。

心降，固圖始，而又可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降體必以禮貌，降心則中心所謂樂者

，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

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此詳言降心以樂之實如此君人者

，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人心和樂有如此者乃作音樂以節宣之使不失其本心之和故有德之

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

，不久而亡。此言人君為樂不同，而存亡亦異如此。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

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佚政必總嘉言，故多忠臣。勞政必煩其民，故

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不如務廣德者強，能有其之。己有者安若貪人

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造謀作事務廣其地

而踰越法制者，終必喪敗。此言什近謀遠，而務廣其地者，必無功也。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此言欲行教化者，宜順而不宜逆也。道，德，仁，義

，禮，五者一體也。同原于性道者，人之所蹈。德然，人之所得。仁

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

。一此言其用兼體之也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

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

，道之化也。此言夫人體行五者之事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

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

不立，則道不通。綱常之道不行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

。此言命令政有相因之弊千里迎賢，其路遠。難求致不肖，其路近。易致是以明君

舍近而致遠，故能全功尙人，而下盡力。舍不肖之易致者，而取夫賢人之難求者，故其致治之全功，

高出乎人，而下皆盡其力也。一云全功尙人，分看全功者，保治功也。尙人者，尊賢人也。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

，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此言善惡

之進退各以其類而人君能仿善誅惡則衆善至矣衆疑無定國，在朝衆惑無治民。在野疑定惑還，國

乃可安。此言疑惑之當去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令

施於順民，惡令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此言人君使怨治怨，是

謂逆天。使怨者治怨人必違天理使讎治讎，其禍不救。使讎者台讎人其禍必深治民使平，致

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治民當使讎怨均平而所以致其均平者又當先清我心，而忘其讎怨，則自

得所而天下平甯矣。犯上者尊，之貪鄙者富，之雖有聖主，不能致其治。犯

上者誅，貪鄙者拘，禁則化行而衆惡消。此言人君處置有天子得，而治道因之。清白之士

，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

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崇禮貌致節義之士，脩其道。

尚道然後士可致而民可保。此言人君所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

德氣通成敗之端，人審治亂之機，世道知去就之節，進雖窮不處亡國

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乘時而出則極人

臣之位、德合於已，合德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品而名揚於後世

、此言聖人君子出處之不苟如此 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

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漑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所

以優游恬淡，而不進不驕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

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秋冬收斂肅殺之道夫人之在道，若魚

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法天道以用兵，而

不敢違失，此改言聖王用兵之本意。 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

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豪傑有權勢者 四民用虛，

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四民士農工商也此言所以處豪傑待四民之道 賢臣內，則

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俾世。此言、臣不可失內外之宜

大臣疑主，衆姦集聚。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

序。

此言君臣之間，當信心而明分也。

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

賢者，其名不全。進賂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

彰焉。

此言君子當進賢也。

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

利一人而

害百人，萬人則其失如此。

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去一人而利百

人萬人則其得如彼。此言小人不當利而當去也。

卷四 孫子兵法

魏武帝註孫子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千歲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法三卷，皆宋雕本。嘉慶五

年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行世，為之序，內孫，吳，司馬，之書，見漢藝文志者，孫子篇卷不止此，然史記已稱十三篇，則此為完書。篇多者，反由漢人輯錄。吳起書存六篇，或是亡佚。司馬法在藝文志禮家說之。史記言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增穰苴於其中。因號之曰，司馬，穰苴兵法。古本或為一書，然經史傳注所引司馬法，多今本，所無疑。在百五十五篇中，玉海則以為今存五篇。太平御覽則引古司馬兵法文，與今本多同。又載穰苴兵法，不在此書。左思亦有疇昔覽，穰苴之語，通典亦引司馬穰苴豈，今佚者，為穰苴書耶。

通典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車凡二百五十人。餘奇為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為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廳，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為

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十軍可知。此文又見太平御覽。又有注云：凡兵者，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雜而爲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御覽又引穰苴法曰：以戰上戰，雖戰可也。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遠師，所以止戰也。後四語，今本無之。

阮孝緒作七錄時孫子爲上

中下三卷。見史記正義，隋書經籍志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帝注吳起兵法一卷，賈翊注司馬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卽今本也。賈注已佚。或卽太平御覽所引注文。司馬法爲齊威王時大夫追論撰述之書。隋志題屬穰苴誤也。兵家言，自漢張良，韓信，任宏，序次定著之後。魏武諸葛亮各爲寫錄。列代名將，行用流傳不絕。宋元豐時，以此三書并六韜三略，尉繚李靖兵法爲武經七書，列在學官，不得由後人妄自增損。如後此所存三墳子夏傳諸書，僞造之本今。

國家令甲，以孫吳司馬書校，武士伏讀。

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言：應武舉者，所誦習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是善本傳世最少，恐試官發題舛誤，文義乖違，所失大矣。嘗讀華陰道藏手錄孫子十家注本，刊於歷下，又得明洪武時進士劉寅直解武經三書，校此本大略相同，補其缺葉。寅凡例以爲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據舊本增訂數處，蓋宋時別本耳。此本既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不合六書字體，皆仍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識，又不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葉不惑，後人當與顧茂才商推作音義，附後云：軍爲五禮之一，儒者宜知戰陳，無勇經言非孝。而孔子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豈愼戰之義，或學其書，未習其事，指謂不歷戎行

與夾谷之會，使司馬兵萊人反侵地，可知有武備矣。不佞遠祖孫子家燕山忠愍侯及子弟羣從以明初佐命功析圭分鐵券者數世。中葉以來，始以科名文學顯，愧將門之後，未究兵鈴，僅因獲舊書，與同志分別真贋，又嘗得古印，方半寸文云：孫武私印藏於家。又得古辟兵錢，背有騎將象面，文云：吳將孫武以贈翁翰林，樹培古人，嘖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其斯之謂矣。是歲庚申，斗指，己午二辰間之月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孫星衍撰，吳縣學生顧菴書。

始計第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

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夫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嗟負矣。

作戰第二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輛，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于

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蕞糝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

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惑矣。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不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

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日，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所其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

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鷺鳥之疾，至於毀拆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驪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

者求之于勢，不責於人，故能人擇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形，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入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

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門，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軍爭第七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于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

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

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多戰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勿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

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

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于水內，令半途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苦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陵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蘘葭，林木藪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地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

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墮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甌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諠諠譎譎，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雖無武進，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

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

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

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諸劘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理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

：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

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閒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中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閒者，因其

官人而用之。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死閒者，爲誑事于人，令吾閒知之，而傳于敵閒也。生閒者，反饋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閒，賞莫厚于閒，事莫密于閒，非聖智不能因閒，非仁義不能使閒，非微妙不能得閒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閒也。閒事未發而先聞者，閒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閒必索知之，必索敵閒之來閒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閒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閒，內閒，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閒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閒可使如期。五閒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閒，故反閒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閒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卷五 吳子兵法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冬日夜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矩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于日，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鬥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

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敵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于仁矣。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于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關土，四面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于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

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伯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于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

，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伯，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于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 二

武侯問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壞。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

弊而用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義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利，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

，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驅飢渴，務于取遠；三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日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匆匆，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卸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一，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我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成，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役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

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愛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給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

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灶，無當龍頭，天灶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土，從事于下，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陳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蓄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

，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飢，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于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于勇；勇之于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曰，有死之榮，無生之

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鞶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摩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于聲，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

威于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閒，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飄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

：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于北，無務于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謹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于易，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于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階。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旣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絕其後，

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苦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于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

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于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桃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

：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迫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精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于是武侯設坐廟廷，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饋席。兼重器上牢，次

功坐中行，饋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饋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于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無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于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

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卷六 尉繚子兵法

尉繚子

尉姓繚名、魏人，乃鬼谷之高弟，理善陰陽，深達兵法，與弟子隱于夷山，因惠王聘，召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 此論天官之說不如盡人事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刑尅德旺生，可以百勝，百戰有之乎？尉繚

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黃帝所謂刑德德者如此所謂天官時日，陰陽

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

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

。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低池淺守弱，則

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

為絕地，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濟背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

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書之陣哉？由人

盡也。楚將公子心。心公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

勝不可擊，占者謂彗柄在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

而勝焉。以人明日，與齊戰，大破之。此見天官黃帝曰：先神先鬼

，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黃帝言先聽信於神鬼，不若先稽我

之智已事而。

兵談第二 此論治兵之法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稱地以城稱人，稱人以人稱粟，

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

，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戰者取勝於外，備者主守於內，相為

稱，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治兵之法，秘密藏

上，一如天地生於無者。故開之大不窳，小不恢，惟祕邃若此，故其開啓之也，大

恢張明乎禁舍開塞；明乎禁之，舍之，開之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

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民有流移者，親而無之；地

國可富治矣。富治者，民不發輒，甲不出暴。而威治天下，故曰：兵勝

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富治之國，

出師甲不暴露於外，而其威足制天下，故曰，兵之取，勝在朝廷之富治也，○兵

是不暴甲而勝者，人主之制勝也，若待陳而後勝則其勝在將而不在主矣。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此言不可因忿興兵，而○患

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不待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

，不待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不待一歲○此段言兵貴神速○將者，上不

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敵而怒，清不可事以

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此言為將之得失○兵

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

圓亦勝。言兵勢雖異皆能勝人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

垣壓之，如雲覆之，復原重兵輕兵之勢如此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

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言兵勢所加令人不能相救也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

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木弩，弩也。羊角，旋風也。言行兵之勢，如總持，太弩發

機，迅疾而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則人人騰躍凌駕，張其膽，絕其疑，堂堂然決勝而往矣，故羊腸鋸齒，山谷方圓皆能取勝也。

制談第三 此篇錯論兵家行伍之制賞罰之制統馭之制農戰之制用賢之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

指，則百人盡鬥，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鬥。覆軍殺將，則萬人齊

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此言兵當先定其制，而歷推制定之善如此，下乃言兵制之不定。古者，士有什

伍，十人爲什。五人爲伍。車有偏列。車衆十五爲偏，五偏爲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

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

，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言兵有先登者征役分軍而逃歸，

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言兵有逃奔者殺人於百步之外

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

讙，拘矢折矛拖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

言兵有棄將而走，以爲衆倡者。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登之，深水絕過之，堅

陣犯觸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反復言四者之當禁

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進明賞於

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此言禁四者者，惟在明號，令審法，制決賞罰耳，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

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縱子，子不敢舍

父：况國人乎？此言統馭有制則可使三軍之衆，不相縱惡矣。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

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有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

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

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此言能激其必死之心，

則可使三軍之衆獨出獨入矣，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

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此言能明禁舍開塞之制，則可以

勝人矣，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聘，以地界出割，得天

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此言求助于鄰國者，其兵有名無實，且不可得而戰無益也。重

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言經制境內之民，

使之衣食於我，而無益於戰守者，其咎不在民，而在內無賢人以定其經制也。內字須以末段照看方明。

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

驥騄駟之駛彼駑馬，鬻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

言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之鬻興角逐耳。

，何能續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騄駟之疾速。哉○上節言國中之制不定，而此又申言隣國之兵無益如此。

吾用天下之用以爲用，

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

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

號出令，信行國內，

此言能定其制而使民爭務農戰，則國富兵強而天下莫敵矣。

民言有可以勝敵者，

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

，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

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此言輕戰

之言不可聽，當內有賢人與謀也，否則反取覆敗耳。若此者亦由其國中之制度弊壞，而不修明故也。

戰威第四 此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其詳在下講武料敵，使敵之氣

失而師散，雖刑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

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闖音因發機潰衆

，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此言兵之

勝者有三事。○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鬥，

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

廟算。二曰受命之論，立將受命。三曰踰垠之論，越江。四曰深溝高壘之論，

深其溝池，高其營壘。五曰舉陳加刑之論，修舉行陳，重加刑戮。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

是以擊虛奪之也。如是則能擊敵人，之虛而奪其氣。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

能奪敵人之氣，而不爲敵所奪人。
○此言所以奪敵之氣者有五事。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

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之法，小過

無更，小過差不得遽改。小疑無中，小疑貳不得中止。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

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

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
此言在上者不可有疑令以惑衆心。○故國必有禮信親

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

其身。此言在上者，當以禮信親愛孝慈兼恥率其民。○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

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

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

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利之，因民之所營而顯之，田祿

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

也。

此言戰者當率身以勵士，而因詳勵士之道也。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

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此言戰者以人必固結爲本

○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

此言先王以務耕，務守，務戰，爲本。

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

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器

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

所固，動能成其所欲。

此言先王之事兵有五務。故能靜則守固，動則成功。

○夫以居攻出，則

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鬪欲齊，此言以居守而攻客出之法。○王國富民，霸

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

救。此言富上不富下之善。○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

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此歷推人事之當修○夫勤勞之師

，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

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

而不老不弊。此又詳言為將之道。

攻權第五 此言攻取權變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力分與專反，心疑與靜反夫力弱，

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申力舉之弊。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

則計決上而不動，下動決下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

無常試，發攻必覲。申心背之弊。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鬪，○將帥者

，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

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

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

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

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此言爲將者當立威而使民畏我。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

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

，爰與威而已，使民愛我畏我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

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不能戰勝攻拔之者，由刑賞之不信。信在期前，事

在未兆，又言立信當在期約，前謀事當在未兆時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

存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必期于我功而後已也。○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

氣，鬪戰者無勝兵。敵人分險而守，其心不欲戰；敵人與我挑戰，其氣必不全，敵人忿怒與我格鬪者，其兵必不勝。○凡挾

義而戰者，貴從我起，仗義而與人戰者，當首倡而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爭私忿結

衆怨而戰者，但應之於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怨結之兵，雖不得已而起，然待之貴後，勿為首倡。故爭，

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凡與人爭，必當待彼先發，及其止息，尤當防備不虞。兵有勝於朝廷，

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凡兵有謀定於朝廷，而敵自服者；有戰於原野而後取勝者；有戰於市井，而後取勝者。鬪

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

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若使遇鬪而進則得勝，彼服而退則失利。僥倖免於覆敗。此乃不意彼驚懼而曲法以勝

敵也。曲勝非兵家之全勝，雖勝而無權名。

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刃，不

求勝而勝也。

明主於戰攻之日，合聚以鼓角而不為掩襲。且兵刃雖交，各有節制，則雖不求勝而自然取勝。此謂全勝而非曲勝也，斯則有權名

矣。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去備以示疎虞，徹威以示微弱而取勝。

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

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

此原其有法度，又有器用。應酬敵人也，周率，總率三軍也極至

，則雖去備而實有備，雖去威而實有威，故能勝人。

故伍人而五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

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

凡伍什百千萬之長

，隨死隨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制度既已周極，又必權敵之虛實，審將之能否，而後舉兵。

○故凡

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

欲速集其兵。

必集敵境，

期集於敵境。

卒聚將至

，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樓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

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

而一城已降。此言速兵敵境，以攻之之事。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

答未張，渠空乃本螳螂，鐵蒺藜之類。則雖有城無守矣。有城而難守。遠堡未入，戍客未歸

，則雖有人無人矣。有人與無人同。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歛，

則雖有資無資矣。有資與無資同。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

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無守，無人，無資，則敵虛

矣。因而攻之，則能致其敗如兵法之所云。此承上文申言，以兵速入敵境，而攻之之事也。

守權第六此篇言守城之權法

凡守者進不郭圍，退不亭陣，以禦戰，非善者也。進不據城郭邊圍，退不據郵亭障隧，

而以禦敵，非善守者也。家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審

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

之甚也。

能臣利器盡收於郭中，又收民窖廩，毀民廬屋，而入城保守，使敵氣十百，而主氣不半，敵人來攻必見傷殘之甚矣。此言不足守國者其所為有

如此

。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守城一丈

，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欲其力專一而當十

，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勝於敵矣。故為城郭者，非特

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

，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此守城之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

，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此言守城又要外援。若彼城堅而救，誠則

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堅而救，誠則有可守之機，人皆扞蔽其城，而盡其資財血力以守矣。城者

，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其城可守期年，而守者救者其力又有餘，則城可保矣。此言

城堅而守，誠，則人知可守，而盡力，其城可保矣。

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

守陣堞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

。此言城堅而救不誠，則人知必破，而泣不能撫止矣。何以保其城乎。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

強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強居前弱居後，并力拒敵。十萬之兵，頓於城

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敵人以重兵頓於城下，有救必能開其圍，而守者常出城決戰，據

其要害險塞之地，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申外相應。救者且勿與敵交戰，但救其後而無絕其糧道，與守

者中外相應而已。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

，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然此救者，又當示敵以救之，不誠焉，示之以不誠者，所以顛倒

敵人而陰待之者也。故必匿壯者于後，置老者于前，則敵不前進，而守者可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此守權之謂也。此守城權變之說也。

十二陵第七 此言憑陵敵人之事十有二後乃以而言之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

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為將者有此十二事可以馮陵敵國矣 悔

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於在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

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

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此與上相

。反

武議第八 此言用武之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

，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無故而殺人父兄，利人貨財，臣妾人子女，皆盜賊之事。故兵者，所

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

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農，賈，士夫各安其業，由一人定議中上止誅

暴亂，禁不義，而不為暴虐也。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

百乘事養。大國務農戰之政，次國務救守之具，小國務養民之事。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

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務變戰則其威自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威權；務救守則有備無患，而不必外索他人救，助務事養，則

上下皆足，而不必外索他人之資財。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

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若戰守之用不足者，必治市廛之稅以充之是市

租，所以供給戰守者也。故萬乘無千乘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以足用也。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

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有殺

罪，當上及大人，賞有功，當下及小人。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

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

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音夫鼓槌也。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

，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應在枹

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

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

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蒙衝戰艦也，渠答行馬蒺藜之類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

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

。市必有主百貨之官，其法賤者市之，貴者賣之，以限制乎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

，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官

以主之，則賤時不市，貴市不賣以致物價騰踊而用不足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

能戰也。

無百貨之官，則利用無法，非能戰者也。

起兵直使，甲冑生蟻虱者，必為吾所效

用也。

所以然者。

鷲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入死也

，後有憚也。

喻言士卒所以必為吾效用者，以畏吾之威也。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

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

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

長於武議

安能此合也？故曰：『良

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此引必言致賢士而後征伐之，大道可明也。

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

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

刃而克商誅紂，無祥

禎異怪

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

虛，時日孤占咸池，星合龜兆，龜卜吉凶之兆，觀星辰風雲之變，五星十二辰風勢物色

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此言世將不修人事，而徒信陰陽術數者，難成武功。夫將者，上不

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上不為天時之順逆所制，下不為地利之險易所制，中不為君命與敵勢

所制。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

而用之，無天於上，不制於天無地於下，不制於地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不制

於一人將之兵，如狼如虎，猛如風如雨，疾如雷如霆，烈震震冥冥

，天下皆驚。為將之道當如此。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

必為之崩，無異怪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劍犀兕

之堅，獸也其皮堅可為甲三軍之衆，有所奇正，行軍有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如水之觸崩如陵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

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

畝，撲檄蓋之以蔽霜露，其舍止之處不平下治隴畝，上以叢生細木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

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

，欲竭人之力，則不責人以禮。故古者介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無以已之故，而煩瀆爲禮。煩

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

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

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

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列一舍里三十而後成三舍。九十三舍之

餘，如決川源，莫能禦。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聖音惡之

，赤者赭之，聖，白土也。赭，赤土也。敵用白，吾亦以白土飾之，敵用赤，我亦以赤土飾之，欲以混其旗物也。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第九 此言為將者理斷獄訟之事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斷制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

雖鉤矢射之弗追也。君子近察囚情以救其死，其有厭射聽斷，而不入金鈞束矢者，亦不追咎。故善審囚之情

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俱惟無私而畢，照無遺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脅，

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言酷刑不可用。今

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皆可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

，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不能通一言之關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

銖。不能用一銖以求免。今夫決獄，小圍不下十數，中圍不下百數，大圍不

下千數。也。圍監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

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原官第十 此原為官之事凡二十有三亦錯舉而言之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官所以主事乃為治之本制者，職分四民，治之

分也，官之有制職司，農，工，商，賈之四民，乃為治之分限。貴爵富祿必稱，尊爵之體也，貴人以爵

，富人以祿，而必稱其才德，乃尊卑之統體。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賞善罰惡，或正議國法之會，或

比擬國法之會，此乃校計萬民之具。均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均平井地而無潛踰，節省賦斂而無橫征，此取

民與民之制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此匠工之功用。分地塞要，殄怪

禁淫之事也。此殄滅恠異禁止淫妖之事。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守法度，稽聽斷，此臣下之節度。

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法令，稽效驗。主上之操持。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

權也。明察主守之賢否，差等，百職之輕重，此人臣所主之權柄。明賞賚，嚴誅責，止奸之術也。

此禁止奸邪之法術。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審開塞之宜，守盡一之道。下達上通，

至聽之聽也。下達上通，上達下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勑也。勑十一也，知其數則必什而用一

矣。自體強，故知彼動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自靜決故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文武分職乃王者為治之二術。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

天子會同諸侯之道。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我之議論正大，則遊說間諜無自入。諸侯有

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守天子禮法，以君其民，繼其世，乃承順王命者。更號

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更王號易王常，違王明德，則禮當聲罪以伐之。官無事治

，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也。何王道之至極也。明舉

上達，在三垂聽也。明知其賢而舉以上達，在王垂聽而已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紘耨，妻在機杼，斯則有粒，有縷矣。民無二事，則有儲

畜，夫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惟務耕織而無此二事，則儲蓄自足，即在下者

，而在上者可知。木器液，金器腥，本器有液，金器有腥，此奇異淫巧之事，聖人不為也。聖人飲於土，食

於土，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聖人飲食皆用瓦器，而使陶人埏埴為之，天下無費財矣。此言聖人不作無益，見其

得為治之本，而下民所以得所也。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

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此言今時之弊，失為治之本而當禁也。

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

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此申言今時之民貧困如此，以上失其治也，襁童衣短衣。古者土無

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

日斷機，而奈何飢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此推今民之獨貧困者，由其失耕織之事，是今治當

止，而不古者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

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如有子十人，不如一飯，有子一

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此言治道之隆者，民不懷私，而有以善其俗如

此民相輕侮，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

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徇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

言夫其治者，或必有爭奪之患，而人因以刑之，亦非治上之道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

私，則無為非者矣。此言善為國政者，執其法制，使民無私，自不為非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

，則欲心去，爭奪止，囿園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

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申言善政者，使民無私之事，惟在反求治本。因緣治理而出乎一道，則民自不

為非而其治斯至矣。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

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此責人君之為治者，當反求諸己也。所謂天子者四焉：

一曰神明，神明不測二曰垂光，光輝莫掩三曰洪叙，洪大倫叙四曰無敵，功業無比此

天子之事也。四者天子為治之事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上句喻起下句，言天子之事

，大要有四，若雜學則不為通儒，難以適治，又豈天子之事乎？○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

言厭無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言易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

，太上神化，無為而治其次因物，因民而教其下在於無奪民時，不違農時無損民

財。不耗民財，此言民欲雖無厭而亦易足，特上無法度禁制之，故生邪欲之心耳。太上之君，神而化之，其次則因俗而教之，若下者不奪其時，不損其財，

但見民財足則欲心止。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總結上意，言凡禁而無為非者矣。

而成。賞善，必以德澤之文而成。欲善治以成民俗者，其知之。

戰權第十二 此言戰陳權變之法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權勢萬人而成武。威武權先加入者，敵不力交

；不得以力交戰武先加入者，敵無威接。不得以威接戰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

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先以威權制勝自我，則可勝敵矣。若我無制勝之術，則安能勝人乎？此上言行兵貴

有自勝之道。

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負，此戰之理然也。

夫積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

安所信之。

兵之勝負，難必者也。故用兵之精微，誠一在乎此必神勇之也，而戰之權變不測，在乎兵道之極，或本有而示之無，或本無而示之有，使

敵人安所憑信，此所謂戰權也。

○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

正人則任之，而詐人則去之，

存其慈

順，決無留刑。

可宥者存慈順，而當決者無留刑。○此言用人用刑之道。

○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

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

勝矣。

知兵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何在乎必往哉？若貪其有功而輕進以求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我之往，而或得制勝矣，豈宜輕進如此。

故兵

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致當而陵之，必喪其權。』

兵法言因敵求戰不知止而輕從之，見敵之來，不知止而輕進之，以主人不致當我亦不知止而輕陵之，必然反受其敗而喪失戰權矣。此即吾不知止而取敗之說也。凡

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

凡兵勢為人所奪者，士無全氣而難戰，衆

心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此兵交而輒敗，皆因制勝無人，而行兵無道故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

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惟衆心向往不疑，則非我恐者而可從之。敵氣爲勢

所奪而不前，則我非奪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自處高地，則情與○其言無

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

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

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此又舉兵道而重言之，凡行軍不謹言，則致偷失軍機，凌犯無節，則致破傷士卒，急暴

如水潰雷擊，則致紊亂三軍，皆所當戒也。又必以智決擇事勢於危者而圖安之，於患者而思去之，廟算必欲勝，受命必欲專，踰敵境必欲成功，則敵國不戰自服矣。

重刑令第十三 此言軍中以刑分爲重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此言千人將之刑。自百

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

女公於官。

此言百人將之刑。

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

承上兩節言。

故先王明制

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此又引先王之
事以申新意。

伍制令第十四

此言制立什伍之法令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

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

此言伍，什，屬，閭，有相保之制。

伍有干

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

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

知而弗揭，全閭有誅。

此言伍，什，屬，閭，有揭罪之制。

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

，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

罪。此言什長以上，至右將亦各有相保揭罪之制。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

，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國人

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此言相保揭罪之善。

分塞令第十五此言軍中分地閉塞之政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塞

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申分地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

罪。申塞令言經營其溝域，而明示以閉塞之號令，使不得交通，有踰養者伯誅之。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

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

得通行。軍中縱橫之道，每一百二十步立一府柱，量人衆寡，與地之廣狹，而使柱與道相望，以禁止行人清肅道路，非有符節不得行。采薪

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

軍中雖采薪芻牧之人，其出必有行伍，則亦

不得通行軍中。

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

將吏之屬行無節制，士卒行不成伍者，橫誅於軍門之外。

踰分干地者誅之。

踰分，或信地者，亦必誅之。

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

姦。

營內不敢干令犯禁，則在外姦窺之窺於伺者，自無得不獲矣。

東伍令第十六

此言約束軍伍之法令

東伍之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

共一符籍，藏於將吏之所。亡

伍而得伍當之，

自失一伍而得敵一伍者功罪相當

得伍而不亡，有賞；

得敵一伍而自無亡失者則有賞。

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

既亡已伍，而又不得敵伍者，身死家殘。○此上就一伍言之。

亡長得長當之

，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得首長除之。

此推及其長言之法與伍同。

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

地遁逃之罪。此又推及其將言之，其法亦與伍相同。○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

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

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此言軍法各得誅其所統者。

經卒令第十七此言經理士卒之法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分其軍為左右中三分左軍蒼旗，卒戴蒼羽；

左右軍白旗，卒戴白羽；右中軍黃旗，卒戴黃羽。中卒有伍章，

士卒用五色之章以為表紀。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

，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五章既備，次以號令，經理士卒，亡章有誅。前一五

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

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又經之以置章之等，遠者置於上，近者置於下，欲其易見。如此，卒

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章統分明如此，則士卒將也無有非其所統之人，而錯襪于行伍者。見非而不詰

，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將吏與士卒同罪。鼓行交鬪，則前行進為犯難

，後行退為辱眾，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

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

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經也。言其有經理之令故也。

勒卒令第十八 此言勒馭士卒之法令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用此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

。法鼓金之則止，重金則退。法金鈴，傳令也。法鈴旗，麾之左則左，

麾之右則右。法旗奇兵則反是。若奇兵則有偃旗息鼓，金鈴亦不用。一鼓一擊而左，一鼓

一擊而右，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奮擊者，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右奮擊者。一步一鼓，步鼓也；徐步十步

一鼓，趨鼓也；疾趨音不絕，鶩鼓也；鶩音商，將鼓也；西方金音故為將鼓

。角，帥鼓也；東方木音，故為帥鼓。小鼓，伯鼓也；比角鼓又小，乃伯長之鼓。三鼓同，則

將帥伯，其心一也。三鼓既同，則將帥與伯心。皆齊一罔敢前後。奇兵則反是。若奇兵則不以此為節。鼓

失次者有誅，誼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此言違法者有誅。

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

，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教成，試之

以閱，此言教戰之法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

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

敗敵而制其命。此言教成而戰勝之效。○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早決

，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言用當蚤決其計，先定其慮，否則取敗矣。故正兵貴先，奇兵

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

勇，無不敗者也。

言兵之奇正有先後，而不知此法者必敗也。

其舉有疑而不疑，

與動本有可疑而不疑。

其往有信而不信，

所往本可信而不信。

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

致敵本當或遲或速而不遲疾。

是三者，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此言大將之號令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

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

者誅，失令者誅。

此言君之重於命將如此。

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中設

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

言將軍既受命而出，示衆如此。

將軍入營，即

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言將軍入

營其令
如此。

踵軍令第二十 此言踵軍之法令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

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約立合戰之表記，於所表之地，踵軍之表與大軍之表相合，然後起而相應。 踵軍享

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此上言使踵軍趨戰之令。 興軍者前踵軍而行，

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為六日熟

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

興軍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此上言使興軍趨戰之令。 兵

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

，即皆會也。此承前踵軍與軍而言，兵有什伍分合之數，且豫別其職掌，使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及至戰陣將合，表記皆起，然後衆皆合於一

處。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

。就大軍言。

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

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

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

內也。此詳分塞之令，言興軍踵軍既行，則境內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泄漏軍情。但惟持節者得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

內，使勿泄漏。

兵教上第二十一 此言教習兵士之法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

行之之教之，後行者後行之教之，左行者左行之教之，右行者右行

長教之。先分行列而教之。教舉成五人，其甲首即行長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

此責備

行長。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

此等備同伍者言，羅列于地，而不進

戰者，自揭首其伍內之人，互揭則免罪。

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

之罪。

就伍

言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

法者之罪。

就什

言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

者之罪。

就什以上至裨將言。

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喚起將異

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

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

降差

即前首，項，胸，背，腰，之異是也。○此段言箇章之法。

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

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

，金鼓俱擊而坐。

此言伍長教伍之法。

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

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

，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陣於中野。置大

表三百步而一，立一表柱既陣陣定去表，百步而決。決走百步而趨，趨走百

步而驚，馳習戰以成其節，此歷推教戰之法為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

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此應前正勸賞必在兵教之意

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

賞也。此應前明刑罰必在兵教之意令民皆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死戰而

不疑者，有以也。以其賞罰明正也，此推能明賞罰之效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鬪。姦謀

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人馬不帶甲曰輕兵者若霆，奮敵

若驚，此亦賞罰所致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

。再言能明賞罰而使民從令如此。前軍絕行亂軍，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民既從令，則前軍有以

越絕敵行，擾亂敵陣，攻破敵堅，如水之潰決，莫禦者，以其賞罰明正故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

稷，除患害，成武德也。兵教兼承上教兵之事，併賞罰而言。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

，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連坐之刑則，凡同伍相保者，有犯則同罪也。二曰

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地方之禁，禁止營中行道之人，以網羅外來之姦。三曰全軍

，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保全車陣之法，凡各甲首，互相親附，三五互相和同，以固

結其車陣之班聯，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開塞之法，

限，使各死其職，而堅守之地焉。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

以逆以止也；

分守界限之法，左右有禁，而不相踰，前後相待，以為守。又以藩垣車乘為壯固，而以迎逆敵人，止舍軍士也。

六曰

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

號別之法，前列之士，務於

進戰以別，於後列者，不得爭先登進，而不循次序也。

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

士

有五章之別，以彰明前後行列，使始終不致紊亂也。

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

全其部曲

有所分之部而不混也。

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

以金鼓興起有功，招致

有德也。 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

陳車之法，接連前矛，使不繼續，馬冒其目，使不

驚馳。 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

，出奇制敵也；

死士之用，擇衆軍中有材智者，使乘於戰車之內，或前或後，或縱或橫，令出奇以致敵。

十二曰力卒

，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

力卒之用，經理三軍部曲之全，將不指麾，不敢擅動，

此十二者，

教成犯令不舍。

教之已成，而有犯令者罪之不舍。

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

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闔。

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言能如此，則必自勝而威人矣。○兵有五致，行兵者，

所當委致有五。爲將忘家，致家踰垠忘親，踰越山川之垠指敵忘身，致身必死則

生，致死急勝爲下。言當致禮，若急於取勝則爲下策。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

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承上言兵有五致，則可致勝乎人矣。百人被刃而知致，自能陷人

之行而亂人之陳，千人萬人倣此。○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乘時少而極論用人

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如山難及，如谿難測，太上無過，賞罰得宜。

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使民不議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

賞而請，不賞者死。諸凡罰罪賞功而干請。不罰不賞者坐死。○此引言信賞必罰爲用人之要道也。○伐國必因

其變，因變動而後伐之。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示之貨財而觀其貧窮否，示

之弊害而觀其困病。○上乖下離，敵人乖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

必審內己外人之權，以計其去，計度去就。兵有備闕，彼此之兵，孰備孰闕。糧食

有餘不足，彼此之糧食，孰有餘，孰不足。校所出入之路，彼此之路，孰遠近險易。然後興師伐

亂，必能入之。入其國而勝之。○此上言興師伐亂之始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

敵勢在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在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扼

；敵勢在援。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音因以臨之。在內。無喪其利，利民無

奪其時，時民寬其政，苛夷其業，業生救其弊，弊民則足以施天下。之我

恩威布於天下矣。○此師敵境之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特其强大而伐人之有德者，是無因矣。自伍

而兩，自兩一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尙驕侈，謀患辯

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言不惟伐國無因，又且號令不一，使民心不定，徒尙其驕侈謀生，患害年辯，詞訟爲吏者，

不暇言軍，而專推究其事，此則不無繁弊，且致敗北矣。○此上言今時興師之際如此。

日暮路遠，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此言既入敵境之際，日暮路遠軍還，皆有挫折之氣矣。且師老將貪，軍士又爭掠財物焉，如此則易於取敗矣，又何能以施於

天下乎？○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帥輕率，壁壘卑小，士衆搖動，此可攻者。將重壘高

衆，懼可圍也。將帥持重，壁壘又高，衆心恐懼，此可圍者。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

，則節吝有不食者矣。凡圍敵者必開示，小利誘敵趨之，使以漸夷弱，則彼因空乏而節吝，不飽食者，必皆思亂。衆

夜擊者，驚也。昏夜相擊，由震驚不安也。衆避事者，離也。避事而不服役者，由上下離心也。待

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待人來救，期戰而迫蹙，則皆心失而氣傷者也。傷氣

敗軍，曲謀敗國。士氣挫傷者必敗，計謀偏曲者必亡。○此皆料敵之事。

兵令上第二十三此言用兵之禁令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

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戰國則不本於仁義者。○兵者

，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兵之用戰為武，智謀為文。故以先後言，則武為培

植，而文為穀種，以內外言，則武為治表，而文為治裏。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審文武而善用之，則先知勝負矣。文

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又別言文武之為用，不同如此。

○專一則勝，離散則敗。人心宜專一，不宜離散。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

布陳貴密，鋒刃貴疏。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士卒可畏將，所不可畏敵。所

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所以能知彼此之勝敗者，以能稱量我之將與敵

之將也。蓋敵將與我將，其勢猶權衡，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不可不稱也。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將安靜則士卒整治，將

暴疾則士卒亂。○出卒陳兵有常令；出我卒，陳我兵，皆有經常之令。行伍疏數有常法，行伍

疏或密，皆有經常之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先後之次序，有適中之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

用也，常令非追逐敗北，襲取城邑之時所用。蓋此時貴出奇，制勝，而常令不可拘矣。言常令而常法可以例見。前後不次，則失

也亂，先後斬之。前後不循次序，則失行軍之道，故紊亂先○常陳皆向敵

，布陣之常法，士卒必向敵人。有內向，有外向，向吾軍者曰內向。向敵軍者曰外向。有立陳，有坐陳

。有士卒皆立之，陳有士卒皆坐之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內向顧軍

中，外向備敵人。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陳便於起行，坐陳暫令止息。立坐之

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立坐二陳相參以進止，不可皆立皆坐，而將居中以主之。坐之兵劍斧，

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坐者所操之兵用劍斧，欲便於擊；立者所操之兵用戟弩，欲其及遠。將亦居中以主之。○善

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道也。先以正兵合戰，而後以奇兵扼絕之，其勝可必

矣。陣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枹

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既奇正並用，而又軍器備，軍法嚴，則存亡死生，在枹端可決，

而人莫能禦矣。

○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

不譟者謂之祕。虛，實，祕者，兵之體也。

三者皆家之大體。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離

大軍為前禦之備者，邊縣列侯，兵之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

為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

邊縣聞大軍之備戰，則禁止行人，以安境內。

○內

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

在內之卒，出戍於邊令所統之將吏，授以軍器。

發日後將吏，

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

此治戍卒後期出境之罪。

兵戍邊，一歲遂亡。

歸

不候代者，法比正軍。

遞亡之

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

之，

此治戍滿一歲，不代而即歸之罪，

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

罪。

此治戍卒後期，而見大將之罪。

卒逃歸至家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

同罪。此治戍卒逃歸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

此治戰士及將吏，上下不相顧之罪。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領其卒者賞。

此賞將吏能斬敗將，而奪其領卒者。軍無功者戍三歲。此罰從軍而無功者。三軍大戰，若大將死，

而後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

，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此治大將戰死而從吏在右士卒不能死戰之

罪。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

罪皆赦。此治同伍不相保之罪。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

。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

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此

軍士名在官，而實在家之弊。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

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

此言卒有逃歸者，同舍之五人及逃者之吏，皆罰之入糧以為

軍實，是有一軍之逃名，

國內空虛，自竭民歲，

歲

事曷以免奔北之禍乎

？

上空下竭，軍威不振，難免奔北之禍矣。○此反起下文。

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

也；什伍相聯，及戰鬥，則吏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

，卒能制節，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

此因禁止逃亡而併言兵家有

三勝之道。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

吾

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

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

十一者，令行士卒。

此言能自殺其士卒者威令斯行也

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

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

此言士卒不用命之弊以

見其當

賞如日月，

大信如四時，

不

令如斧鉞，

之

嚴制如干將，

之決

劍名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此言使士卒用命之道

按尉繚，魏人。其談兵主於分本末，別賓主，崇儉節斂，右文左武，雖未純王政，亦窺見其本矣。但未章殺士卒之半等語，慘刻太甚，豈其徒知兵事尙嚴，而不覺其立言之過歟？

卷七 司馬兵法

司馬法 此書乃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非司馬穰苴書。

仁本第一 此篇言用兵以仁義禮智為本，獨言仁本者取篇首之辭也。

古者以仁為本。 古之制國治軍者，以仁愛為根本。 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

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 又以義治之，則事有斷制而不偏於姑息，乃謂之正。正不獲意斯行權變之道而權之出於戰者，非中人

所能也。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

戰止戰，雖戰可也。 此申言用權之事，皆所以行其正義，而本之於仁者也。殺人所以安人，則無害於仁，而可戰矣。攻國所以愛民

，則無害於仁，而可攻矣。用戰所以止戰，則無害於仁，而可戰矣。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

，信見信。 此唯仁義得人心，而併之智勇信言之。仁者必見親於人，義者必見說於人，智者見恃為人倚恃，勇者見其為人向方，信者見其為人取信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承上言如此，則在內之民，得其恩愛而願

為之守，在外之兵，得其威嚴而願為之戰矣。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違背農作之時，不經歷疫癘之民，所以愛吾國之民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有喪不加兵，凶災不加

兵，所以愛隣國之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大寒大暑，不興師，所以兼愛本國隣國之民也。○自戰

道至此，皆申言以仁為本之意。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

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

也。蒐者搜物之無孕者而取之，獮者順時而殺之，言天子雖當平定愷歌之際，而猶因時以講武。諸侯春月振旅以入，而秋月則治訓其兵，皆不忘戰備也。此又申

言以義治之意。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追奔敵人之

之敗北者，至於百步即止，而不過縱作從。不戰而退軍為綏。三不窮不能，而

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不追究其不能，而哀憐彼傷患病之人，是吾之仁愛也。成列而鼓，

是以明其信也。待敵行列已成，然後鳴鼓而進，是明吾之信，而不以詐掩乎人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

其義也。與兵責以大義，而不爭小利，是明吾之有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殺降不武，故舍其

降而不殺，所以明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知軍事之終始而不差，是以明吾之智也。六德以時

，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以禮，仁，信，義，勇，智，之六德，因時合衆而教之

，以為民紀之道，古之善軍政者，蓋如此。○古者以下，言古人戰時務明六德，而未戰之先，又以教其民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

，設地之宜，取法天地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官其民之有德者，而使

立國辯職，以爵分祿。建國分職，而因爵之大小，以分其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

弭而兵寢，斯則內懷外服，獄弭兵寢矣。聖德之至也。此申贊之辭○此論先王之善治，而推及其效，如此，以見兵之不必用

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

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

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告諸侯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

辰，告天神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告地祇乃告於先王。告祖

廟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

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徵兵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

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無敵；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諭衆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其國，舉賢

立明，正復厥職。自其次至此詳言賢王與甲兵以討不義之事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

土地形諸侯，示形勝以政令平諸侯，平定以禮信親諸侯，親附以財力說

諸侯，悅以謀人維諸侯，維繫以兵革服諸侯，威服此六者治諸侯二事同利同患

以合諸侯；合比小事大，以和諸侯。和睦○論治諸侯之事而因及和合諸侯之二事會之以

發禁者九：會合諸侯以發明天子之禁令者九憑弱犯寡則責之，四面賊賢害民則伐之

，聲罪致討暴內陵外則壇之，易其壇壇而更置其君野荒民散則削之，削其地負固不

服則侵之，齊師以侵之賊殺其親姓則正之，明正其罪放弑其君則殘之，

滅其國犯令陵政則杜之，絕鄰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毀其宗社○此九事正會之以發禁者也

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

天子之義第二 此篇言教習士衆之事而摘取章內首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天子之自修，必法天地自然之道，而觀先聖已往之迹，言此

以起下文士庶之義。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士庶之自修，必奉順於父母，而取正於長

君。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承上言士之不可不教古之教民，必立

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立貴賤之倫序經，制使不相侵陵。

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

，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

三者皆貴賤不相陵之事，惟教之如此，故方向同而意氣和也。

古者

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

國容之揖讓周旋者，不入軍中，軍容之發揚蹈勵者

，不入國中，故有德義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相踰越矣。

上貴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

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

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在上者，當貴重不伐之士，以其為可用之器也。蓋不伐，則無求而不爭，其聽斷，國中軍中之事

，皆得其當，故有材技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相掩蔽也。

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

力不相犯。

為士者從上命，則受賞；不受上命，則受戮；故有勇力者，守貴賤之倫經，而不相干犯也。○此三節皆申前意。

既致教

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

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

既教則可選用矣。且教事極修舉，則百官足用矣。

教事極簡省，則民自興行矣。及習慣而成就，則民皆體驗成矣。此明君教化之至極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

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

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逐人之奔者，不極遠，則不爲伏兵所誘。楚人之綏者，不相及，則不爲伏兵所陷。是其以禮讓爲

固守之道，以仁愛爲制勝之道，勝後教化可以復行，是以君子貴教化也。○此言古者進軍之事。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

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

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此論古者誓師之事

夏后氏

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多殷，義也，始用兵之刃

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此論三代用兵不同如此

夏賞於朝，貴善也。殷

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

彰其德，一也。

此論三代之刑賞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

兵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

濟。此泛論
兵器

戎軍夏后氏曰：鈎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周曰：元戎，先良也。

此論三代
之戎車

旂夏后氏，立首，人之執也。

殷曰：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

此論三代
之旂色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

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此論三代
之章飾

師多務威，則

民詘。少威，則民不勝。

其詳
在下

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殺，

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

。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費用命而貴犯命，不

貴善行而貴暴行。凌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此論
行師

多威少
威之弊

軍旅以舒緩

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驅，車

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

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

此論行軍固軍之節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

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

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

難進易退。

國容如此

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

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

軍容如此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

左右也。

在國尚禮，在軍尚法，一表一裏，各有其用，禮為文，法為武，一左一右，各有所先。○此言國容軍容之異。

古者，賢王

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

者善無而賞罰不用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實而不罰，

至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

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此論古者之賞罰如此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

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大捷而上下不

伐善則至讓矣故不賞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

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大敗而上下分惡，亦至讓矣，故不罰。○此論古者又有賞罰所不加如此○自古者賢王至此皆論賞罰之事

古者戍軍，三年不典，

籍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示喜也

。戰勝而得意則凱歌而還以示喜悅

偃伯武靈臺

，答民之勞，示休也。偃武於靈臺之下所以答民之勞苦而示

休息也○自古者戍軍以下皆旋師後事

定爵第三 此篇統論軍旅之事而以首句名篇

凡戰，定爵位，使有統攝著功罪，使知勸懲收游士，盡計申教令，守五邊訊

厥衆，參其謀求厥技，廣其才方慮極物，此方謀慮變嫌推疑，變代所嫌推明所疑

養力索巧，休養民力索用巧計因心之動。因民心而動衆○凡戰，固衆相利，擊固衆心相利便利

治亂進止，觀兵治亂審兵進止服正成恥，服從正道成就恥心約法省罰，節約制節省刑罰小罪乃

殺，小罪勝，大罪囚。殺小罪，則犯小罪者懼，而決勝矣順天，阜財，

懌衆，利地，右兵；是爲五慮。其詳在下順天奉時，奉遷暑之則順阜財因敵

，因顧於敵則財阜懌衆勉若，若順也勉順衆心則悅利地守隘，守狹險阻之

。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以弓矢而禦以及矛守○凡五兵，五當

，上文五兵各有所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侔

，是謂兩之。見敵物即效之，與之相侔主固勉若，視敵而舉。主將固當勉順

衆心又當視敵虛實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同此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同此 教惟豫，戰惟節。教民當豫而臨戰有節將軍，身也。卒，肢也。伍，

指拇也。惟豫惟節故能如此○凡戰，智也。鬪，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

行其所能，廢其不欲，能能於敵，反是。用人行事，當視人所欲，所能否，則廢之而不用，不行。若敵人

所不欲，不能者，吾反用之，行之，敵人所欲，所能者，吾則反廢之。○凡戰，有天，有財，有善。其詳在下時

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言當定時日，占龜兆而行事又微密也。衆有有因生美，

是謂有財。衆人之有財，有所因，則生美事。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謂戰陳

之利，而極其器物，皆豫。人勉及仕，是謂樂人。人勉於任使則樂得其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

。堪物簡治，見物卒應，是謂行豫。軍陳固士，力多教習，煩矣。又簡擇堪物者治之，隨所見事物而應於

卒然。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車徒弓矢皆利密靜多內力，是謂

固陳。謹密安靜而因是進退，是謂多力。陳勢之固而上暇人教，是

謂煩陳。在上閒暇，人又教習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各有因是辨物，

是謂簡治。因是堪物之人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

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量兵衆，相地勢，因敵虛實，而令我軍陳攻戰

戰參詳之道也。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杖柱，訕煩肆崩緩，是謂戰患

。不服，不信，不和矣。又怠惰疑貳，歷主僞敵，枝散膠驕驕懾懾，吟曠虞

，懼事悔，是謂毀折。矜驕震僞，呻吟曠曠，憂虞恐懼，大小堅柔，參

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能大能小，能堅能柔，或參或伍，○凡戰，

問遠，用間以觀邇，觀望以因時，因天因財，因其貴信，政令惡

疑，疑貳作兵義，振作其作事時，因時使人惠，當有見敵靜，靜安

以待見亂暇，軍中驚亂宜見危難，無忘其衆。不可遺忘衆士居國，惠以信

。恩惠誠信在軍，廣以武。寬廣刃上，果以敏。兵刃相接之上居國和，

上下和順在軍法，法度齊一刃上察。凡事居國見好。要見和好，要見在軍見方，知方

刃上見信。要見信實○凡陳，行惟疏，行列疏朗則便擊刺戰惟密。戰鬪密固則力自一兵惟雜

。長短相雜則難犯人教厚，教以忠厚靜乃治。安靜則威利章，威嚴之用利於章顯相守義，

則人勉。以義相守則人勸慮多成，則人服。謀慮多成就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以時

道服行之則軍物既章，目乃明。旗幟物色章別則軍士之目明辨矣慮既定，心乃強。謀

預定則心有進退無疑，不疑見敵無謀。謀宜先定聽誅，無誑其名，無變

其旌。軍中有聽候誅戮者無誑詐其名無變易旗號恐惑衆也○凡事善則長，惟善則可長久因古則行。依

則可通行誓作章，人乃強。誓內之作章明滅厲祥，底厲不祥之事當滅厲之

道。其詳在下一曰義，正義有三被之以信，明誠臨之以強，聚兵成基一天

下之形。據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斯則英雄皆歸說乎我，而我可兼用之矣。○三者皆正義所在

也。一曰權，權謀有三成其溢，成就其盈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奪其喜好之人，我自外攻之，使彼自內應之。○三者皆權謀之所在也。一曰人，賢二曰正，正三曰辭，辭

四曰巧，智五曰火，火六曰水，水七曰兵，兵是謂七政。七政皆所

也。榮，利，恥，死，是謂四守。榮寵，貨利，羞恥，死戮，四者，皆以勵將士，使之謹守而不敢犯者也。容

色積威，不過改意。容色以親人，積威以臨人，不過欲人更改志意，以為善也。凡此道也，厲之道相應

言有正義，有權謀，有七政，以加厲人，有四守以勵將士，又且有怒以移人，凡此五者，皆所以滅厲之道也。惟仁有親，有仁無信

，反敗厥身。言當有仁，又當有信也。○人人正正，辭辭火火。言四者之用，貴得其宜，不可妄

用也。○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

因懼而戒，因欲而事，陷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此言戰陳之法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人之行法惟求衆之所能行者試之以名與

行必合於善然後行之若行不行，身自將之；若行法而不能行於天下必身先自將之若行而行，因使

勿忘，三乃成章。若行法而可行，因使勿遺忘之焉，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人生之宜，謂之法

結乃人生之所宜者非強人之事也○凡治亂之道，治軍國壞亂之道一曰仁，不虐人二曰信，欺

人三曰直，無私四曰一，法令五曰義，事合六曰變，知變七曰專

權不分○立法：立軍國之法一曰受，量能二曰法，法必三曰立，守堅四

曰疾，事疾五曰御其服，治甲冑六曰等其色，別旂章之色七曰百官宜

無淫服。百官不服淫亂之服○凡軍，使法在己曰專，法自與下畏法曰法，使人

畏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不聽小謀不爭小利日圖成功而行事微妙為正道○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凡戰事合正道矣若勢不行則專一以行之下

不服則法令以齊之人不相信則誠一以孚之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

不復，動作以振其怠變更以釋其疑自古之政也。古之軍政如此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嚴整政欲粟，戰力欲窵，輕氣欲閑，安心欲一

。齊○凡戰之道，等道義。差等道義之人而用之立卒伍，使不定行列，移不

正縱橫，欲其察名實，欲其立進備，立而進者坐進跪。坐而進者畏

則密，畏敵則密危則坐。危難則蹲坐以待之令其易起遠者視之則不畏。敵遠而令間視其虛實則衆不

畏。邇者勿視則不散。敵近而不使視之我虛實則衆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凡卒伍之位，使在下之人，分左分右，孫子教女，分兵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被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裹糧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若四步，

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位逮徒甲，徒卒甲士籌以輕重，而度輕重，而定其位。振馬噪徒，

甲畏而密之。振起乘馬，呼噪不止，徒甲有畏心，則亦密陳以待其定。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

。軍中跪而坐，坐而伏之，時皆用膝行，而誓戒士卒，又必寬舒。起噪鼓而進，則以鐸止之。呼噪而起鼓，而進，則

以鐸聲為節止。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枚形似著銜於口，結於項後，以止譁者。誓糗令眾，預備乾糧也。若坐時欲稟

事，必膝行推移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回顧者執戮以禁之，然又必噪呼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

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眾心畏甚則勿戮殺，當寬示以顏色，開告以生路。

循省其職守，使其疑心稍釋焉。凡行三軍，眾入誓戒。在於分日，即半日也，恐遲久則泄漏。人

禁不息，不可以分食。眾入若禁之不息，則不可分食，恐其亂也。方其疑，可師可服。敵

疑惑之時，可用師以服之。○凡戰，以力久，乃可持久。以氣勝，乃可取勝。以固久，勢

堅固乃可持久。以危勝。力戰而勝。本心固，順則固。新氣勝，氣銳故可勝。以

甲固，以甲冑以兵勝。取勝○凡車，以密固。車必番布徒以坐固

。徒卒蹲坐則易起而可固甲以重固。甲以厚兵以輕勝。兵輕則○人有勝心，惟

敵之視。欲勝敵當人有畏心，惟畏之視。畏將則勝兩心交定，兩利

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既有勝敵之心，又有畏將之心，而兩心皆定

職主也，然又當用權變以○凡戰，以輕行，輕則危。入人之地，不深為輕地

殆不以重行，重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以重以輕行，重

則敗。卒輕銳倍道以重行，輕則戰。以重兵行輕故戰相為輕重。兵之

與地之輕重○舍謹兵甲，舍止必謹備兵行慎行列，軍行必慎行列戰謹進

止。臨戰必謹進○凡戰，敬則慊，敬謹則率則服，正身率下上煩輕，煩上

擾則兵上暇重，上問暇則奏鼓輕，舒鼓重。奏疾行也舒緩行也言軍行服

膚輕，服美重。服色膚淺則兵容輕，服色鮮美則兵容重。○凡馬車堅，馬與車皆堅良。甲兵利，甲與兵皆

輕乃重。承上言如此則雖輕兵亦可行重地。上同無獲，上人阿比不公，則不獲下之心。上專多死，上人專擅

上生多疑，上人持必生之心則計不能決而多疑阻。上死不勝。上人持必死之心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凡

人死愛，有惠愛及人則人教死。死怒，激之使怒則致死。死威，臨之以威則致死。死義，勸之以義則致死。死

利。誘之以利則致死。凡戰之道，教，教人輕死。約人輕死。以教約束人輕死。道，約人死。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若順也時勢可勝與否當順以待之又當順天時順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誓戒三五當預。一卒之警，無過分

日。警戒一卒當預。一人之禁，無過皆息。禁止一人之令當在瞬息之間。○凡大善用

本，其效用末。善之大者，費用本以制勝，其效用末。執略守微，執其謀略守其

妙本本惟權，戰也。本末之用，適乎變，此戰之道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勝敵之三軍

者，不在衆兵，
在主將一人。
○凡鼓，凡鼓之為用鼓旌旗，聽鼓聲而鼓車，聽鼓聲而鼓馬

，鼓徒，鼓兵，聽鼓聲而馬騎行鼓首，鼓足；聽鼓聲而首為四顧前後七

鼓兼齊。戰時必兼用七鼓○凡戰，既固勿重，我軍既堅固即當速進勿遲重失時重進，勿盡，

凡盡危。重兵進戰當見可而止勿得盡進大凡重兵盡進則危殆○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

列陳不難使人各能布陳為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使人可陳非難使人能用我陳為難非知之難，

行之難。知陳之理非難，實能行之為難也。○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四方之人，各有稟性，以州域而異，但

教率之，則變化成俗。俗州異，道化俗，民俗以州而異但以道感化之則可成俗凡衆寡，若

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

多未獲道。凡兵之用衆，用寡，或勝，或不勝，兵欲利而不言利，甲欲堅而不言

戰道者也。○凡戰勝，則與衆分善。戰勝雖由己善，當與衆分之。若將復戰，則重賞

罰。明其功罪若使不勝，取過在己。過則歸己復戰，則誓。振作人心己居前，

自己居前列無復先術。無復先任智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勝否皆勿反悖此道，蓋此謂兵之正法也。

○凡民，凡用民以仁救，以仁救其難以義戰，以義激其戰以智決，以智決其事以

勇鬪，以勇使之鬪以信專，以信專其心以利勸，與以利而使之勸以功勝，錄其功而使之勸故

心中仁，存心皆中仁行中義，行事皆中義堪物智也。堪理萬物謂之智堪大勇也，堪任

大敵謂之勇堪久信也。堪於持久謂之信○此承上五者而申言之讓以和，人自治。遜讓和厚則人心自與我相洽

自予以不循。不循理之事則引以自歸爭賢以為人，爭相賢譽，則惟知為人而不為己。○此因上文而併及之。說其

心，効其力。總結上文，言如此，則人心喜悅而効其勇力矣。○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

。敵人微弱而靜則擊之，擊其勞倦，避其閒窳。敵人遠來勞倦則擊之若閒暇輕窳則避之擊其大

懼，避其小懼。敵人大恐懼則擊之若小懼是自謹者宜避之自古之政也。此古之軍政

用衆第五

此篇言用衆而與人戰之法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

兵寡宜固陳，兵衆宜整治。

寡利煩，衆利正。

寡者利煩，數變。

化衆者利正，治不亂。

用衆進止，用寡進退。

用衆在進止整齊，用寡在進退疾速。

衆以合寡，則遠裏而

闕之。

我衆敵寡而與之合戰，宜遠裏於外而闕其一處，所謂圍師必闕也。

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

若分兵更迭擊敵，則以我

之寡待敵之衆。

若衆疑之，則自用之。

若衆人疑懼，則宜自用權變。

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若敵專擅地利，則釋去旗物，迎而反擊之。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裏。

敵兵若衆而不能當，則相其衆，而受其裏。

敵若

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敵若寡少，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觀其動。

○凡戰，背風背高，

使風在後，高在後也。

右高左險，

右宜出陵，左宜險隘。

歷沛歷圯，兼舍環龜。

遇市澤傾圯之地，則歷而過之，遇形似環

龜之地，亦并舍之，皆不可止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

設其形勢以觀敵動作。

視敵而舉，

視敵虛實而舉事。

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

若敵人待我，我則順循其意，勿鼓進吾兵，以待敵衆之作，爲何如。

攻則屯而

伺之，敵若攻我則屯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用寡以觀敵之變動 進退以觀其固

。一進一退以觀危而迫之以 靜而觀其怠，安靜以觀其怠否 動而觀

其疑，動作以觀其疑否 襲而觀其治。潛師襲之以觀其治否 擊其疑，敵疑惑 加其卒，敵

倉卒則以以兵擾之使 致其屈，其力困屈 襲其規，敵陳規整則潛師襲之而使之亂 因其不避，敵不

則因而阻其圖，奪其慮，阻其圖謀 乘其懼。敵心畏懼則 ○凡從奔勿息

，追敵之敗奔者勿得止息 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慮其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

，退必有反慮。進必得其前進之路退必預為反還之慮 ○凡戰，先則弊，先敵而後則力

必弊後敵而動則示以 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懼。專務休息，則士生怠心，久不休息，則力

亦疲弊，休息既久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凡入敵境雖親近之書亦必禁絕所以絕內顧之慮 選良

次兵，是謂益人之強。選良材以次其兵所以益吾人之強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

棄其責任之物約持凝食示以必
危所以開示衆意使專志奮擊
自古之政也。古之意政
乃如此

按司馬法，乃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以先
齊大司馬，田穰苴論兵之說，其文獨仁本天子之義二章，所
述頗合古者征討之法，而定爵以後三章，文詞艱澁，旨意詭
譎，不免爲季世權謀之論，無惑乎後人竟指爲穰苴兵法也。

法 兵 馬 司

卷八 黃石公兵法

(素書)

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嗚呼！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叙九

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變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能逃吾之術，而况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

書曰：『言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慾，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乎！遺柏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爲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髣髴。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離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宋張商英天

覺壤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

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爲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

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

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

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

，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

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邇之一身，遠之萬物，無所欲而不得也。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惠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所，無一物不獲其生。書曰

：『鳥獸魚鼈咸若』。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

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

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禮者，人之所履夙興

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視聽，造次必於是，放僻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

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禮，失禮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

爲仁，仁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妙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

去就之理，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

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

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是以

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右第一章言道不可以無始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

，則得乎衆人矣。才足以鑒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

智足以決嫌疑，嫌疑之際，非智不決。信可以使守約，廉可以使分財，此人

豪也。守職而不廢，孔子為委吏乘田之職是也。處義而不回，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嫌而不苟免，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見利而

不苟得，此人之傑也。俊者峻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桀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

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不足以明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右第二章言道不可以非正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抑非損惡，所以禳過；

禳，猶祈禳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可以無禳矣。貶酒闕色，所以無污；色收精耗，則害神，酒敗神傷，

則害精。避嫌遠疑，所以不悞；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悞爾。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高行微言，所以修身；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恭儉謙約

，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

矣，而窮於仁義。弘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聞譽而喜者，不可以友

直。近恕篤行，所以接人；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賢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任材

使能，所以濟務；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瘴惡斥讒

，所以止亂；讒言惡行，亂之根也。推古驗今，所以不惑；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

有惑哉？先揆後度，所以應卒；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

也。括囊順會，所以無咎；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囊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概概梗

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終。概概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

勤之又勤；淑淑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右第三章言志不可以妄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謀之安莫安於忍辱，至道曠

辱之有。先莫先於修德，外以成物，內以成己，修德也。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明莫明於體物，記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

之來，豈能逃吾之照乎？吉莫吉於知足，知足之吉，吉之又吉。苦莫苦於多願，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

也，來則應之，去則已之，未嘗有願也。古之多願者，如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麗，姬嬪則願美豔，四夷則願服，

神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遺狼狽者，多願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不可多願，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

乎？悲莫悲於精散，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潛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

；其舍於神也，則為明，為哲，為知，為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目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

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病莫病於無常，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

常，不其病乎？短莫短於苟得，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幽莫幽於貪鄙，狗物

，闢莫甚焉。孤莫孤於自恃，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其勇，高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其氣，驕於外而

善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幾叛；唐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危莫危於任疑，疑李懷光而任之，而懷光遂逆。

敗莫敗於多私。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疎，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右第四章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遵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闇，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闇也。有過不知者蔽，聖人有過

可知，賢人之過迷形而悟，迷而不返者惑，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有過不知，其愚蔽甚矣。迷而不返者惑，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

，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行心。後令謬前者毀，

號令不一，心無一而自毀棄矣。

怒而無威

者犯，

文王不大驚色，四國畏之。孔子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好直辱人者殃，

己欲沽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

也。戮辱所任者危，

人之亡，危亦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

敬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敬。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乘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

謂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惟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也。

近色遠賢者昏，女

謂公行者亂，

太平公主章，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濟名器，如牛仙客為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為重，近於實，於義為歸』，然則名者所以致名，名

者所以符實，名實相副，則不耗實矣。

略己而責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

人；常善救初，而無棄初。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羣下外

異者淪，措置失宜，羣情隔塞，阿諛並進，私狗並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既用不任者疎，用之不任，則失士

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行賞愒色者沮，色有斬，吝有功者沮，項羽之剗印是也。多許少與者怨，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劉璋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薄施厚望者不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

百姓為芻狗。覆之載之，舍之育之，豈責其報也。貴而忘賤者不久，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為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

驟而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念舊怨而棄新功者凶，切齒於睚眦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

，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侯雍齒，錄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用人不得正者殆，疆用人

者不畜，實操疆用，羽，而終歸劉備，此不畜也。為人擇官者亂，失其所疆者弱，有以德疆者，

有以人疆者，有以勢疆者，有以兵疆者。堯，舜有德而疆，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疆，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疆，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

疆，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為疆，惡為弱；其於身也，性為疆，情為弱。決策而不仁者險，不仁之人，幸災樂禍。陰計外

泄者敗，厚歛薄施者凋，凋，削也。文中子曰：『戰士貧游士富者衰，多歛之國，其財必削。』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煙塵之會；戰士奮其死力，專裨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貨賂公行者昧，私昧公曲，昧直也。聞善

忽略，記過不忘者暴，暴則生怨。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濁

也。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怨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

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

，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人心不服，則叛也。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聽讒而美，聞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有吾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右第五章言遵而行之者義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福在積善，禍在積惡，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

致於。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福矣。

飢在賤農，寒在惰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

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愷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躁

，下無疑心。

躁動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罪，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也自信不疑人

，明

枉士無正友，

李逢吉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上無直下，

元帝之臣，則弘恭，石顯是也。危

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

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不能自愛，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邦

將亡者賢先避，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

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疎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

山峭

者崩，澤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者同。

羊質虎皮者

辱，有表無裏，與無表同。衣不舉領者倒，當上而下。走不視地者顛，當下而上。柱弱者

屋壞，輔弱者國傾，才不勝任，謂之弱。足寒傷心，傷人怨國。夫仲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

而心為之君，氣和則天蒼樂，氣乖則天君傷矣。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自古及今，

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根枯枝朽，人困國殘，長城之役興，而秦殘。汴渠之役興，而隋殘。與覆車

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漢武欲為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桀，紂以女色亡，而幽

王之褒姒同之。漢以閹宦亡，而唐之中尉同之。見已生者慎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已生者見而

生者慎而慎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路，不若廢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細心而無動。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

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凶者百禍所攻，

非其神聖，自然所鍾。有道者，非以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畏禍愈甚而禍愈攻之，豈有神聖為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務

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舜則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淵回是也

。 同仁相憂，
文王之闕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黨，
商紂之臣億萬，盜蹠之徒九千是也。

也。 同愛相求，
愛財則聚斂之士求之，愛武則談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唐庶人蕭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洪，翟讓，李密，

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害相刑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六國合而拒秦，諸葛

新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特同難耳。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蕭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喜功好動，不足知治道。

時曹操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險，賊，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

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同天下，皆所行其所可預知。智者知

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

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化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

則亂，易行則理，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

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此天地之簡易也；

順夷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
順九土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鳥獲非不力也，執牛之

尾而使之卻行，則終日不能步尋丈及。以環桑之枝貫其鼻，三尺
之絢繫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如此理身理家
理國可也。小大不同，其理則一。

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卷九 諸葛亮兵法

(心書)

兵機第一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

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辨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

，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氣蓋彗夫，善固疆場，長於劍戟，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密言察詞，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鬪，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飢寒，

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怯，八曰狡之而不以禮。

將志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亡，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悻，悻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

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勵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沈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

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將受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近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鬪。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鬪樂戰，獨取強敵者，聚爲一徒，名曰救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拳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

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修典刑，皋陶作士師，人不干令，刑

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千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將誠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

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做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鬪，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盱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蠶蠹尙有毒，而况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無備。

習練第十八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帥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斂削無度，營私徇己

，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飢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爲腹心，沈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慮，問諜明也。二曰詰，諄候謹也。三曰勇，

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知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蠹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誠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以戰必敗散。

審囚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天下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孛彗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動，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鬪，相望

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獠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鬪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之詔。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葬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羣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爲上賓。有猛如熊虎，捷若騰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爲中賓。有多言，或中薄技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爲下賓。

沒應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先動後用，刑於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強弩纔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

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身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傷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暗昧，利以搏前擒後。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徬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

揣筭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隣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倚其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衆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丘陵，邱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狹，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

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戰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暎，此鎗矛之地也。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鬪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

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援，敵有此者，計而避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逼，前後應接，左右應旄，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蓄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

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况衆人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

。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踵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別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輕，勢不可逆。

卷十 李衛公兵法

李衛公問對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

高麗新羅二國名

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

何？靖曰：探知蓋蘇文，

高麗逆臣

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

。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

以正兵。

用正不用奇

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

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八陣圖，如常山蛇勢，此正兵也。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

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

古人所重也。

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矣。又地廣則用鹿角小車，為營，使軍士居其中。地狹則用木為屋，施於車上，因以為居。且戰且推，而

前以用車一事觀之，信乎正兵為古人之所重也。

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

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

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節治人力，前拒敵人，約束部伍，三者更相為用，

是馬隆得古人陣圖之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

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

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

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

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

建成太宗之兄名，右軍其所領者。太

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

，後却為奇，兵法有以前向為正兵，後却為奇兵者。且右軍不卻，則老生安致之來哉？

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出首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

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

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

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此段所謂奇正指兵之前向後却而言。○霍邑之戰，因建成墜馬，而右軍少却，遂致老

生之來。太宗奮擊擒之，是偶然暗合孫子，利而誘之之法。與霍去病不學兵法，而行軍制勝，多與孫吳暗合者相似。太宗曰：凡兵却，

皆可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

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

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

，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此論不可以兵之後却，概謂之奇，蓋其後却，有真敗佯敗之分故

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

，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此論人之用兵有正

變為奇，奇變為正，而因言其為天意所在也。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

按曹公操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己有二軍而敵止一

軍，則以一軍為正兵，一軍為奇兵。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己有五軍而敵止一軍，則以

三軍為正兵，二軍為奇兵。此言大略耳。奇正之大略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

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

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

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

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

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

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此論奇正，不可素分，乃臨時制變，而不可勝窮者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

非奇正本法。嘆奇正之妙，曹公必然知之，其新書所云，不過授諸將者耳，非奇正之本法也。○太宗曰：曹公云

，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爲

正，後出爲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爲正，將所

自出爲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者？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爲

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爲正，以

正爲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迺

出古人，非臣所及。此靖論奇正無先後旁擊之拘，而太宗因知其變也。○太宗曰：分合爲變者

，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

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

能通，安能至是哉？

非因變而通權者，安能出奇制勝如此。

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

起而下，莫可及焉。

此言分合為變之中，無不是正，無不是奇，非孫吳不易曉也。

太宗曰：吳術若何

？問吳起之兵術

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

問兩軍相向之

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佯北以誘敵，而勿加罪，

觀敵進取，一坐一起。

觀敵將之進退取舍，又觀敵卒之坐起。

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

敵見我軍奔北，而不來追，是敵有謀，而且勿擊矣。

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

之勿疑。

敵若悉眾追我北軍，而行止縱橫不定，此敵將之無才者，急擊勿疑。

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

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吳起兵術與孫武所謂先出合戰為正者不同。○此段言吳起之兵術

太宗曰：卿舅韓擒

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所論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

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

窮者也。此段言擒武不知奇正相變之道。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

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

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

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

？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

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

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

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此言苻堅不善用兵爲慕容垂所陷太宗曰：

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此結言行兵以算多爲貴也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

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四為

奇，餘奇為握機，天地風雲四陣為四正，龍虎鳥蛇四陣為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零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奇

，餘零也。因此為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

當為餘奇則是。此段辨握奇握機之義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也。

正兵受命於君奇兵將所自用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

此正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此奇凡

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可守不可戰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可戰不可守奇

正皆得，國之輔也。奇正皆得其妙，以為輔王之將。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

學者兼通而已。此因上言為將者，當兼通奇正之機，蓋兵無不是機而握奇握機，則無二法也。○太宗曰：陳數有

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

中有奇零，外有四正，四奇，共

為九陣，中心零者，大將統之，而四面八向之兵，皆取準於中軍。

陳間容陳，隊間容隊，

大陳之間，又容小陳，大隊之間

，又容小隊。

以前為後，以後為前。

敵若擊吾之尾，則以前為後，而以後為前，不拘一定之法，左右亦然。

進無

速奔，退無遽走，

前後四軍轉陳之間雖進而不速奔雖退而不遽走

四頭八尾，觸處為首。

四正四奇

皆可為首而有四頭，皆可為尾，而有八尾，但敵來觸犯之處，即為首以應之。

敵衝其中，兩頭皆救。

敵若衝吾陣中，則首尾

皆救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

布陣之數，起於五人為伍，而終於四正四奇為八面。

此何謂也？靖

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

諸葛用石一縱一橫，布

為八行陳法，於魚腹平沙之上，若黃帝所立九軍方陳之法，即此八行圖也。但亮變方陣為縱橫耳。

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

所傳握機支，蓋得其粗也。

此段太宗問黃帝陳法，而靖對以即諸葛之八行陳也。

○太宗曰：天

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

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今人得八陣各有所取，乃傳言者之誤耳，蓋古人秘藏此行陣之法，不欲明言於人，故詭設八名以

神之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八陣本即一陳，特分之爲八耳。若天地者，本乎旗

號，天障地障，以旌旗有是形，故號之。風雲者，本乎旛名。風陣雲陣，以旛麾有是形，故名之。龍虎鳥蛇

者，本乎隊伍之別，龍虎鳥蛇陣者，以隊伍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別，故因以別之。後世誤傳詭設物

象，何止八而已乎？後世誤傳其義，豈知軍中旗物之象，何止於此八者而已乎？○此段論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詭設之名，本無

重義也。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非詭設物象之比實古制

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十因

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開方者凡九

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爲佈陣之法，以四隅爲空虛不用

之地，此謂陳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

於八也。虛其中心，餘零之處，大將握而居之，而四面諸部之中，皆連屬環繞於外，無有斷闕，是分八陣也。及乎變化制敵，

則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

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淆雜不分，其闕若亂矣，而法實不亂。環轉相續，其形若圓矣，而勢實不散。是散而分之成八

陣，復而合之為一大陣。○此段論黃帝陣法。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

神略，莫能出其闔闔。雖天縱之智，神授之略，皆莫出其外。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

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修明黃帝之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

建立井田 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軍制由此立六步七步，六

伐七伐，以教戰法，戰法由此教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

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革命之功由此成矣，是太公之兵法，實修乎黃帝者也。周司

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

任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此言管仲又修太公之法太宗

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本於王者

井田之制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仲樂毅仲毅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

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推管仲亦為王佐靖再拜曰：陛下神聖

，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

分齊國以為三軍。總籍齊民而三分之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治民以五家為一軌故治

兵亦以五人為一伍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治民以五十家為一里，故四里為

連，故二百人為卒。治民以二百家為一連，故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

旅。治民以二千家為一鄉，故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治民以萬家為一師

一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

。承上言管仲所制之法，皆由於司馬法，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然其實，皆太公所遺之法。

太宗曰：司馬法，人言

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

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

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

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

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權謀者，權變之謀。形勢者，地利之形勢。陰陽者，天官之說。巧技者，攻守之具。四

種皆出於司馬法。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

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

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

，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

，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

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

，為二種，此四種也。言張良學太公韜略，韓信學穰苴，總不外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司馬法

，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武以講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

，周禮最為大政，周禮以蒐狩為國之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

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成王獵於岐陽，康王因獵而朝諸侯於艷宮，穆王因獵而會諸侯於塗山，此皆天子所行之事。

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

事也。周衰蒐狩之禮廢，齊桓公率師與諸侯盟於召陵，晉文公與諸侯盟於踐土，此諸侯奉天子之命而行之者也。其實用九伐之法

，以威不恪。名雖謂之田獵，其實修明大司馬九伐之法，以威制諸侯之不恪守臣節者。假之以朝會，因之以

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

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假朝會之名，因為巡狩之行，其實訓練甲兵，蓋其國家，無事不妄舉兵，而必於農隙為，不忘武備

也，誠國之大政也，故首序之。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二廣左右二軍名其法，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脫，左則受之，日入而脫，楚莊王嘗

論其法，有云百官必象其物類而後動，不可妄動，軍政不待戒令而自備，言必預備，不知此亦得周制否？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

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十乘，廣之一車有一卒，計百人，是廣法

一乘之人數，較偏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

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狹轅而戰，皆周制也。

凡軍行在車之左者，即以車轅為法，則故狹轅而為戰備焉，此皆周之制也。

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

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

此指楚人乘廣之法，其人數比周加多。周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

七十五人。再詳周制如此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

制同矣。

楚制一車用一百五十人，分爲三隊，雖人數少異，而與周之三甲亦同。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

，毀車爲行，舍車而徒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

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

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

荀吳之車法如此，及舍車而徒行亦不過用此法耳，何有奇正之辨哉？

臣按

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

攻戰之車其人數如此

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

五人。

守車之人數如此

攻守二乘，凡百人。

攻車守車二乘凡用百人

興兵十萬，用車千乘

，輕重二千，

輕車重車各一千

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

此引新書以明荀吳之法

又觀漢魏之

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

將吏二人，多多做此。

軍制每五車為一隊，每一隊設僕射一人主之。十車為一師，設率長一人主之。凡車千乘，設將吏二人，一

正一副，以統之，雖千萬乘皆做此。

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

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

今之跳盪一隊，即古之騎兵也。今之戰鋒隊，即古步卒與騎卒相半者也。今之

駐隊，即古之兼車隊而出者也。

臣西討突厥，越險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

制，信可重也。

言漢魏之軍法，有節制而可重。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

命宗道及阿史那杜爾等，討薛延陀，

命二人討匈奴

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

，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

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

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

。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

，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係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此論安全 番漢之道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闕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信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己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

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

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

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

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成法，悉

圖以上。

此論兵無制，不能勝人而當教閱有法也。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

？漢兵惟强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

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

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於速鬪；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

此自然各任其勢也。

此理之自然，番漢各任其勢之便利而已。

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

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

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

是其術也。先示以番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却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即奇正相生之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

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思過半矣。○太

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二部落皆內附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

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

矢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三人皆番臣知兵法者臣嘗與之言

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

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

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爲卿役使。古

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欲以番臣爲番將，誠有用夷攻夷之道。

李衛公問對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

此論爲將必先識奇正，然後能識虛實。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

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爲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此言因敵虛實以爲奇正，然能知奇正，則能使敵常虛而不實矣。○太宗曰：

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生之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漢收人於內地，卽兵家休治氣力之法。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

，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此論以漢將馭番兵，守邊而徒漢卒於內地，以省糧饋。

太宗曰：孫子

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

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譟

，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

以引誘待敵之自來，以安靜待敵之躁動，

以鎮重待敵之輕率，以嚴備待敵之懈弛，以整治待敵之散亂，以堅守待敵之來攻，是推孫子三言之義，又有此六事。

反是，則力有弗迨

，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

，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此論推廣孫子治力之法

○太宗曰：

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輕陣敵，今教以何道爲要？

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

，此一等也。

軍校百十之長，此等先結伍法。

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

一等也。

軍校教士之法，一人學成，教之十人，十人學成，教之百人，此又一等也。

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

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裨將總率諸校之隊伍，聚為陣圖，而教之，此又一等也。大將軍察此

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眾行罰，陛下臨

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

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鄭莊公拒王師為魚麗之陣云，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蓋古者以車十五乘，為一偏，言以

偏居先，而伍即隨之，承車之空而彌縫其闕，此言左氏之伍法。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每五人為一伍尉繚子

有束伍令。約束隊伍之令漢制有尺籍伍符，以尺板為籍，以為士卒功次之符驗也。後世符籍，

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

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

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

諸家兵法，惟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

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爲正，六十人爲奇，此則百五十人，分爲二正，而三十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穰苴所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此論教新

軍當先結伍法，而因詳言古之伍法如此。○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

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

。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

一陣之中，分爲九軍，是大陣包小陣也。一營之中，又分九軍，是大營包小營也。四隅四落，相爲鈎連，而不斷續，一曲一折，相爲對待，而不參錯，古者八陣之制

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

。外倣八陣之舊，故其畫用方內，變六花之體，故其環用圓俗，人以其形如六出之花，遂號之。太宗曰：內圓外方，何

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

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外之方，生於兵之行步。內之圓，生於兵之奇零。行步非方，則亂，故用方所以知齊其步履。奇零

非圓，則斷，故用圓所以連綴其迴旋。是以步數之法，下應于地。地體方，故步亦用方也。行綴之法，上應于天，天體圓，故綴亦用圓也。步數以方而定，行綴以圓而齊，則雖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是以八陣而爲六花，皆武侯舊法也。

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

，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

外畫之方，所以見步。內點之圓，所以見

兵。見步者，所以教舉足之法。見兵者，所以教舉手之法。手足皆便利，則行兵之道，思得其過半矣。

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

，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喻言當教士

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

由孫子之言，觀之兵法，皆起於度量方圓也。

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

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言必度量而後可

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

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驥弩，節如發機，

引孫子之言

臣脩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

凡設立隊法，相去各十步。

駐隊去師隊二十步

駐隊即前所謂兼車而出者也，師隊即前所謂跳盪騎也，駐隊相去二十步。

每隔一隊，立一戰隊。

戰隊即前所謂戰鋒隊也。言

與上二隊相去一隊之間，又立一戰隊以繼之。

前進以五十步為節。

各隊前進惟以五十步為限即不得過

角一聲，諸

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

吹角一聲，則車騎戰，皆分散而立，然亦不過十步之內。

至第四角聲，

籠鎗跪坐，

籠其鎗而蹲跪以坐

於是鼓之，三呼三擊，

振鼓為節，使之三次呼噪，三次擊刺，

三十步

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

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步為率，以控制敵人之變動，即勢險節短之說也。

馬軍從背

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

臨戰時更為節止

前正後奇，觀敵何如？再

鼓之，則前奇後正。

前用正兵，後用奇兵，觀敵人動靜何如，再鼓之，則變我兵為前奇後正。

復邀敵來，伺

隙擣虛，復以計激敵之來，伺其隙而擣其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六花之節制大率如此

○太宗曰

：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

，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

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

，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

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

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卽八

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

宗曰：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

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爲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表矣，後世其知

我不苟作也。

此段前斷曹公臨敵立表之說爲非，次論太宗破陳樂舞之節，卽八陣圖之制，其意在不忘戰也。

○太宗曰：

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變，其隊數，曷爲得

宜？

問軍中五分之旗，各從其青黃赤白黑一定之色，此爲正兵乎？旛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爲奇兵乎？且旛旗旛麾，各以分合爲變化，其隊數何如

，乃爲得宜之要也。

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

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

軍之分合，以旗爲號，欲令三隊合爲一，則旗相倚而不交接，欲五隊

隊合爲一，則令兩旗相交爲號，欲十

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

。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

爲三，

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爲號而開其旗，五交之旗開，則前十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十。二交之旗開，則前五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五。相倚

不交之旗開，則前三隊之合爲一者，復散而爲三。

兵散，則以合爲奇，合則以散爲奇。兵當分散之時，則

以散爲正，而合爲奇。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爲正，而散爲奇。

三令五申，三散五合，復歸於正。四頭

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三次命令，五次申諭，三令之散，三令之合，散合既周，復令歸於正兵。如此

，則八陣中，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習，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

游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

中，游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爲三類耳。曹公所言如此，其實同一焉，騎

但各立名號，分作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

七十二人；此古制也。古制如此，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不可

出奇，故當教以正兵之法，騎隊便於戰突，故當教以奇兵之法。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爲三覆，不言兩廂

，舉一端言也。據曹公用騎之法，以前，後，中，分爲三覆，輾轉不言，左右兩廂者，舉前後中以見其餘也。後人不曉三

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游騎，如何使用？後人不解曹公三覆之

陷騎，游騎，拘泥如此，何可以用之哉？臣熟用此法，回車轉陳，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

，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臣熟此奇法，當回軍轉陳之時，則以游騎居前，戰騎居後，陷騎則遇變

而分用，此皆曹公三覆之術也。

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太宗曰：車，步

。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

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

也。鄭莊公作魚麗陣，以拒王師，其法先用車偏，而後以步伍承之，此但用車與步而不用騎，專以拒禦敵人者也。晉荀吳伐狄，舍

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魏舒勸荀吳舍車而為步，以騎多

為便利，此則唯務出奇，以制勝者也。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為一法，

用之在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以車步騎混為

一法而用之，變化存乎其人，敵不能測其所自矣。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

焉，臣何足以知之？此以三者妙用歸之于太宗也。○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

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軍中表說玄枵星紀，析木大火壽星鶉尾，鶉火鶉首，實沈

大梁，降婁婁營，十二辰之次。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

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

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言此

太公畫地
陳兵之法

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

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

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以一陣爲下營之法，以五陣分金水木土火，而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卽五行陣也。每陳五

變，凡二十五變而止。此言六花陣畫地教兵之法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

本因五方，色立此名，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而立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

然，因地方形勢不同，故預習之以待用。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

也，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

制流，此其旨也。

水因地高下而制流，兵亦因地形方圓曲直銳而立陣，此五行陣之大旨也。

○太宗曰：李勣

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乎？

古有此言否

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

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

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

兵家以先為陽，以後為陰，若敵在先而吾

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節，方盈之時，乃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微妙也。

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

左為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

者也。

牝為陰而設右隊之兵以為牝，牡為陽而設左隊之兵以為牡，早為陽而或順天道以用早，晏為陰而或順天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制用不同，

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

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

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

？人之左為陽，而右為陰矣。天之早為陽，而晏為陰矣。若奇正相生，則左右早晏

何，但執牝牡之形而已也。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

，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不在正。擊敵取勝者，在正不在奇。形

用奇，擊敵用正，此為奇正相為變化者也。○自牝牡之法至，此皆詳言牝牡之法，有奇有正，而不可執守也。兵伏者，不止山谷草

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

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此言伏兵之法，不但伏藏于山谷草木中者，然後謂之伏，凡用奇用正，使敵莫

測者，皆伏也。用兵至此，則妙于無形矣。○按太宗問牝牡方圓伏五者，靖止對牝牡伏，而不及方圓，豈以方圓之義見前五行陣歟？○太宗曰：

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龍虎鳥蛇四陣，何又以商羽角徵象之？靖曰：

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

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尙書云：威克厥愛，

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

，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尙書重威輕愛

之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先使卒親附之言萬

世不刊。不可刊改○此言行兵不專在刑威，而當以仁愛為先也。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

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

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

平蕭銑是武能威敵也，以寬仁而使江漢歸順，是文能附衆也。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

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為惡，豈不豫慮

哉？臣頃討突厥，總番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斬一莊

賈，非如魏絳戮楊干，穰苴斬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

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

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

：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

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

間，最爲下乘。謀之下者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

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

，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言有忠信之臣如此，雖善間不能離其君臣。唐儉小義

，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織人所爲乎

？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太宗曰：兵貴爲主

，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

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

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

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我本客，可變爲主；敵本主，可變爲客。太宗曰：何謂也？靖曰

：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雖在敵國，猶在境內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

主爲客也。敵人饑勞，則雖處近地，猶在境外。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

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

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

之驗也。越本客而以奇兵勝吳，是變客爲主。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

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

，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始有迎擊之勞，終以伏兵，安然取勝，是變勞爲佚。古人如此者多。特不

越與石勒爲然

○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

行馬卽木螳螂，劍刃扶胥也，人言二器爲

太公所制，不知果是否？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

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六韜中所載，二器乃守禦之具，非以施於攻戰者也。

李衛公問對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

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太公謂當依丘墓險阻以自固，而孫子又謂丘墓故城不可處，

二說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專心一在乎禁祥去疑，禁妖祥之事，去狐疑之心。

倘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釁而至矣，故安營

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近水草，依林木，利驅逐，宜戰宜守，皆人事之便者也。若澗澗井井天陷陷天隙

天隙之地，及如牢天羅天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

防敵乘我。恐敵人來乘吾之不便也。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爲利，便豈宜

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孫子之言不可言。

○太宗曰：朕思凶

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

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甯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

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

自

以刑伐之，

伐

是謂刑德。非天官時

日之謂也。

此刑德之說，非今陰陽家天官時日之說也。

然詭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

世庸將，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聖訓，宜宣告

諸將，○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

此者？

孰善於分合

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

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尙分屯，相去二十里

，述來攻漢，尙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

曰：分不分為糜軍，聚不聚為孤旅，
引太公之言以明不善分聚之弊，當分而能分，為羈糜之軍；當聚而

不能聚，為孤危之旅。

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

，堅果敗，此糜軍之謂乎？
以不分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

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
以知分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古人得失事迹足為萬代明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

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諭，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

克哉？譬如弈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

，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

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

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廟

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爲後世法，此論遣將之禮○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明

之將，不以爲法，暗昧之將，拘泥於此。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

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殷周之事如此又宋武

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

。宋武帝之此上論天官時日之可廢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

命一人為神，拜而伺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

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此論天官時日以詭道使人也太宗曰

。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

：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田單用計而逆取，太公信理而順行。

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告而後行

，此則因軍之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

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

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一卜一不卜，事之逆順雖異，而理之極至則同焉。臣前所謂術數

，不可廢者，蓋存其機於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廢不

術數者，欲存其機，括于未萌之際，而使人不識耳，若其成功，則在人事，不在術數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

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

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

。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

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此論三將之優劣 ○太宗曰：兩軍相臨

，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兩軍相及，各不欲

戰，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

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

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

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

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

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此論攻守只是一法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此亦攻守一道之意否？

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

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

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

爲將之法；

爲君之道爲將之法皆在攻心守氣

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

，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己

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

我可得而知焉。

料彼己之心，然後敵之虛實可知，審彼己之氣，然後我之強弱可知。

是以知彼知己，兵家

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

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

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此言攻當攻人心，

守當守吾氣，即知彼知己之義，而因言彼己不可不知也。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

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

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爭鬪，鼓舞動作與人爭鬪雖死不省，悟氣使然也。

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

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

勢等，體段均齊形勢相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

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知不可戰而固守，不戰者，

其機在我。以計攻敵，而使必來戰者，其機在敵。

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

，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此因上文而申言之○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且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此言黃帝，太公二陳圖，司馬法，諸葛奇正之法，皆謂節制。○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靖曰：臣嘗分爲二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

曰將法。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道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

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地天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

，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法將太

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所謂知百戰百勝者，

中也。所謂知天地者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將法者以是較量孫武著

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

，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

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

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才，繕完自固，安

能爾乎？

又引古人分別三等

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

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

此申言學兵者當以漸而至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故

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眾，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曰：機

，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

機，使

人人自欲赴鬪，則其銳莫當矣。

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

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

假如擊鼓三次，時雖持

久，而敵人之氣，不衰竭，亦安能必其畫情歸哉？

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

誦孫子空文，而不識曲變，

故或反為敵人所誘耳。

苟悟奪之氣指之理，則兵事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

勤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

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出勦，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

圖報，於理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此段謀所以處李勣者太宗曰

。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

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

，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

，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

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此論無忌不可與李勣共政○太宗曰：漢高祖能

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

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讎，陳平，韓

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爲奮耳。至於蕭，曹，樊，灌

，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

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

，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

此論劉項皆不能將將

太宗曰：

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

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奔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何，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

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此論光武得將將之道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

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矣，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遺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其慎之。

道家之流，謂三世爲將者，殺戮必多，爲

造物所忌，故兵法不可妄傳于匪人，然兵不可去，亦不可不傳于人，卿宜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勣以謹厚可傳也。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詔樞密院校正，立之學官，俾師弟傳習，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則亦未可信爲假託之書也。

卷十一 曾胡兵法

將材第一

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兵之才，不外公明勤，不公不明，則兵不悅服；不勤，則營務鉅細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短乏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兵。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

，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缺一不可。以上會語

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

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肫誠；其次者，剛而無虛，朴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於矜矯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至敗乃公事。

將材難得，上駟之選，未易猝求。但得樸勇之士，相與講明大義，不爲虛矯之氣夸大之詞所中傷，而緩急卽云可恃。

兵易募而將難求。求勇敢之將易，而求廉正之將難。蓋勇敢倡先

，是將帥之本分，而廉隅正直，則糧餉不欺，賞罰不濫，乃可固結士心，歷久常勝。

將以氣爲主，以志爲帥。專尙馴謹之人，則久而必惰；專求悍鷙之士；則久而必驕。兵事畢竟歸於豪傑一流，氣不盛者，遇事而氣先懾，而目先逃，而心先搖，平時一一稟承，奉命惟謹，臨大難而中無主，其識力既鈍，其膽力必減，固可憂之大矣。以上胡語

右論將材之體

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餉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

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缺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効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璞山之志，久不樂爲吾用，且觀其過自矜許，亦似宜於剿土匪而不宜於當大敵。

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以上曾言

李忠武公續賓，統兵鉅萬，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無不爭思倚重。其臨陣安閒肅穆，厚重強固。凡遇事之難爲，而他人所畏怯者，無不毅然引爲己任。其駐營處所，百姓歡忭，耕種不輟，萬幕無譁，一塵不驚，

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諸軍，實其明足以察情僞。一本至誠，勇冠三軍，屢救弁兵於危難，處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烏將軍蘭泰，遇兵甚厚，雨不張蓋，謂衆兵均無蓋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兵。

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將材不外『智勇』二字。有正無奇，遇險而覆；有奇無正，勢極卽阻。智多勇少，實力難言；勇多智少，大事難成。而其要以得人爲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設五百人之營，無一謀略之士，英達之材，必不成軍；千人之營，無六七英達謀略之士，亦不成軍。

統將須坐定能勇敢不算本領外，必須智勇足以知兵，器識足以服衆，乃可勝任。總須『智勇』二字相兼，有智無勇，能說而不能行

；有勇無智，則兵弱而敗，兵強亦敗。不明方略，不知布置，不能審勢，不能審機，卽千萬人終必敗也。

貪功者決非大器。

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爲大將戒貪小功而誤大局。以上胡語

右論將材之用

古人論將有五德，曰智，信，仁，勇，嚴，取義至精，責望至嚴。西人之論將，輒曰『天才』，析而言之，則曰天所特賦之智與勇。而曾，胡兩公之所同唱者，則以爲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爲前提，尤爲扼要探本之論，亦卽現身之說法。咸同之際，粵寇蹂躪十餘省，東南半壁，淪陷殆盡。兩公均一介書生，出身詞林，一清宦，一僚吏，其於兵事一端，素未夢

見，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與兵事背道而馳。乃爲良心血性二者所驅使，遂使其『可能性』發展於絕頂，武功爛然，澤被海內。按其功事言論，足與古今中外名將相頡頏，而毫無遜色。非得精誠所感，金石爲開者歟？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無異於常人也，充其所至，不過爲一顯宦，否則亦不過薄有時譽之著書家，隨風塵以殄瘁已耳！復何能崛起行間，削平大難，建不世之偉績也哉？

用人第二

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

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并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詞，初非預定之品。要以衡材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鉅鱗，斯哲之恆言，雖愚蒙而可勉。

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可及其餘。大抵人材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

人，言語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惟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以上會語

一將豈能獨理，則協理之文員武弁，在所必需。雖然，軟熟者不可用，諂諛者不可用，胸無實際大言欺人者不可用，營官不得人，一營皆成廢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廢物；什長不得人，十人皆成廢物。濫取充數，有兵如無兵也。選哨官，什長，須至勇至廉，不十分勇，不足以倡衆人之氣；不十分廉，不足以服衆人之心。

近人貪利冒功，今日求乞差使，爭先恐後，卽異日首先潰散之人。屈指計之，用人不易。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識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馬，得千里之馬而不識，識矣而不能勝其力，則且樂駑駘之便安，而斥騏驥之偉駿矣。

古之治兵，先求將而後選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並不擇將。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領而挈其綱，是勞之也，將自斃矣。

會謂人才以陶冶而成；胡亦曰人才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薰陶裁成之術，尤在用人者運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顯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已。竊謂人才隨風氣爲轉移，居上位者有轉移風氣之責。

所指範圍甚廣，非僅謂居高位之一二人言

。如官長居日兵之上位，中級官居次級官之上位也。因勢而利導，對病而下藥，風氣雖敗劣，自有挽回之一日。今日吾國社會風氣敗壞極矣，因而感染至於軍隊，以故人才消乏，不能舉練兵之實績，頹波浩浩，不知所屆。惟在多數同心共德之君子，相與提挈維繫，激盪挑撥，障狂瀾使西倒。俾善者日趨於善，不善者亦潛移默化，則人皆可用矣。

尙志第三

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

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

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歎者也！

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耿耿精忠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一有補。不然，但就時局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

胸懷廣大，須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

方今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立準繩，自爲守之，並約同志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牆子。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與人以易闕，有藐萬乘却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以上曾語

軍中取材，專尙樸勇，尙須由有氣概中講求，特恐講求不真，則

浮氣，客氣，夾雜其中，非真氣耳。

人才由磨練而成，總須志氣勝乃有長進，成敗原難逆睹，不足以定人才。

兵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偶挫而志不可挫。

方今天下之亂，不在強敵而在人心，不患愚民之難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義而莫之懲。

吾人任事，與正人同死，死亦附於正氣之列，是爲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爲千古之玷。况又不能無死耶？處世無遠慮，必有危機，一朝失足，則將以薰蕕爲同臭，而無解於正人之譏評。

。以上胡語

右列各節，語多沉痛，悲人心之陷溺，而志節之不振也！今日時局之危殆，禍機之劇烈，殆十倍於咸同之世。吾儕身膺軍職。非大發志願，以救國爲目的，以死爲歸屬，不足渡同胞於苦海，置國家於坦途，須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獻之骨嶽血淵之間，毫不返顧，始能有濟。果能拿定主見，百折不磨，則千災百難，不難迎刃而解。若吾輩軍人將校，則以躋高位，享厚祿，安福尊榮爲志，目兵則以希虛譽得餉糈爲志。曾、胡兩公，必痛哭於九原矣！

誠實第四

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聖賢之德業，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人必虛中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心，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欺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

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

天下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懵可以被不祥。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人之生也直，與武員之交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

楚軍水陸師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血性

必減一分。

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醅，真意蕩然。湘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應切戒之！

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傳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

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險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今日所說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軍事是極質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馬而外，皆文人以意爲之，不知甲仗爲何物，戰陣爲何事，浮詞僞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

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卽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爲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諒。

楚軍之所以耐久者，亦由於辦事結實，敦樸之氣，未盡澆散。若奏報浮僞，不特畏遐邇之指摘，亦恐壞桑梓之風氣。

自古馭外國，或稱恩信，或稱威信，總不出一「信」字。非必顯違條約，輕棄前諾，而後爲失信也。卽纖悉之事，嘖笑之間，亦須有真意載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裝十分。旣以通和講好，凡事公平照拂，不使遠人吃虧，此恩信也。至於令人畏敬，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做樣，臨難有不屈撓之節，臨財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尙以有孚之威，歸諸反身，况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求諸己哉？斯二者，似迂遠而不切於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無形。以上曾語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

衆無大小，推誠相與，咨之以謀，而觀其識；告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知人任人，不

外是矣。近日人心，逆億萬端，亦難窮究其所往。惟誠之至，可救欺詐之窮，欺一事不能欺諸事事；欺一時不能欺之後時。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辦之事，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

吾輩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愚不逞之民；一部紅樓，教壞天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喫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人貴專一，精神所至，金石爲開。

軍旅之事，勝敗無常，總貴確實而戒虛捏。確實則準備周妥，虛飾則有誤調度，此治兵之最要關鍵也。粵逆倡亂以來，其得以肆志猖獗者，實由廣西文武欺飾捏報，冒功倖賞，以致蔓延數省，

流毒至今，莫能收拾。

事上以誠意感之，實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隨聲，非敬也。

挾智術以用世，殊不知世間並無愚人。

以權術凌人，可馭不肖之將，而亦僅可取快於一時。本性忠良之人，則并不煩督責而自奮也。以上胡語

吾國人心，斷送於『偽』之一字！吾國人心之偽，足以斷送國家及其種族而有餘！上以偽驅下，下以偽事上。同輩以偽交，馴至習慣於偽，只知偽之利，不知偽之害矣！人性本善，何樂於偽。惟以非偽不足以自存，不得不趨於偽之一途。偽者人固莫恥其爲偽，誠者羣亦莫知其爲誠，且轉相疑駭，於

是由僞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則無數惡德，從之俱生，舉所謂倫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顧。嗚呼！僞之爲害烈矣！軍隊之爲用，全恃萬衆一心，同胞無間，不容有絲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誠字爲之貫串，爲之維繫。否則如一盤散沙，必將不戢自焚。社會以僞相尙，其禍伏而緩；軍隊以僞相尙，其禍彰而速且烈。吾輩旣充軍人，則將『僞』之一字，排斥之不遺餘力，將此種性根拔除淨盡，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爲將，乃可以當兵。惟誠可以破天下之僞，惟實可以破天下之虛，李廣疑石爲虎，射之沒羽。荆軻赴秦，長虹貫日，精誠之所致也。

勇毅第五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材。苟於嘒嘒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

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較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

國藩昔在江西，湖南，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

遇棘手之際，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懼爲喜懼耳。

軍事棘手之際，物議指摘之時，惟有數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待民不可騷擾，二曰稟報不可諱飾，三曰調度不可散亂。譬如舟行，遇大風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則成敗雖未可知，要勝於他舟之慌亂者數倍。

若從流俗毀譽上討消息，必致站脚不牢。以上會語

『不怕死』三字，言之易，行之實難，非真有膽有良心者不可。僅以客氣爲之，一敗卽挫矣。

天下事只在人力作爲，到水盡山窮之時，自有路走，只要切實去

辦。

『冒險』二字，勢不能免。小心之過，則近於蕙。語不云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國家委用我輩，既欲稍稍補救於斯民，豈可再避嫌疑？須知禍福有定命，顯晦有定時，去留有定數，避嫌疑者未必得；不避嫌疑，未必失也。古人憂讒畏譏，非惟求一己之福也。蓋身當其事，義無可辭，恐讒謗之飛騰，陷吾君以不明之故。故悄悄之憂心：致其忠愛之忱耳。至於一身禍福進退，何足動其毫末哉？

膽量人人皆小，只須分別平日膽小，臨時膽大耳。今人則平日膽大，臨時膽小，可痛也已！

討寇之志，不以一眚而自撓；而滅寇之功，必須萬全而自立。

兩軍交綏，不能不有所損，固不可因一眚而撓其心，亦不可因大勝而有自驕輕敵之心。縱常打勝仗，亦只算家常便飯，並非奇事。惟心念國家艱難，生民塗炭，勉竭其愚，以求有萬一之補救，成敗利鈍，實關天命，吾盡吾心而已。

僥倖以圖難成之功，不如堅忍而規遠大之策。

兵事無萬全，求萬全者無一全。處處謹慎，處處不能謹慎。歷觀古今戰事，如劉季，光武，唐太宗，魏武帝，均日瀕於危。其濟天也，不當怕而怕，必有當怕而不怕者矣。

戰事之要，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不動則已，動則須操勝算。如有把握，則堅守一月，二月，三月，自有良方。今日之人，見敵卽心動，不能自主，可戒也。

古今戰陣之事，其成事皆天也，其敗事皆人也。兵事怕不得許多，算到五，六分，便須放膽放手，本無萬全之策也。以上胡說

勇有狹義的，廣義的，及急遽的，持續的，之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臨難不苟，義不反顧』，此狹義的，急遽的者也。『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廣義的，持續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謂小勇；後者所謂大勇，所謂浩然之氣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謂勇而毅也。軍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須於『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挾一往無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氣，毀譽榮辱死生，皆可不必計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無數之小勇，則其爲力也厚，爲效也廣。至於級居下僚，（將

校以至目兵）則應以勇爲惟一天性，以各盡其所職。不獨勇於戰陣也，卽平日一切職務，不宜稍示怯弱，以貶軍人之羞。世所謂無名之英雄者，吾輩是也。

嚴明第六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

抹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

醫者之治瘡癰，甚者必剗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爲簡汰，以剗其腐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尙蒸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爲將之道，亦以法立令行

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

立法不難，行法爲難，凡立一法，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九弟臨別，深言禦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傍燭，則嚴不中禮耳。

呂蒙誅取鎧之人，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無以警衆耳。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將相鉅遙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少必濟，反是乃敗道耳。以

上會語

自來帶兵之員，未有不專殺立威者，如魏絳戮僕，穰苴斬莊賈，孫武致法於美人，彭越之誅後至者，皆是也。

世變日移，人心日趨於僞，優容實以釀禍，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爲政，非用霹靂手段，不能顯菩薩心腸。害馬旣去，伏龍不驚，則法立知恩。吾輩任事，祇盡吾義分之所能爲，以求衷諸理之至是。不必故拂乎人情，而任勞任怨，究無容其瞻顧之思。

號令未出，不准勇者獨進；號令旣出，不准怯者獨止。如此，則公罪明而心志一矣。

兵，陰事也，以收斂固嗇爲主。戰，勇氣也，以節宣提倡爲主。故治軍貴執法謹嚴，能訓能練，禁煙禁賭，戒逸樂，戒懶散。

治將亂之國，用重典；治久亂之地，宜予以生路。

行軍之際，務須紀律嚴明，隊伍整齊，方爲節制之師。如查有騷擾百姓，立即按以軍法。呂蒙行師，不能以一笠寬其鄉人，嚴明

之謂也，條侯治兵，不能以先驅犯其壘壁，整齊之謂也。

立法宜嚴，用法宜寬，顯以示之紀律，隱以激其忠良，庶幾畏威懷德，可成節制之師。若先寬後嚴，竊恐始習疲玩，終生怨尤，軍政必難整飭。以上胡語

治軍之要，尤在賞罰嚴明，煦煦爲仁，足以墮軍紀而誤國事，此盡人所皆知者。近年軍隊風氣，紀綱大弛，賞罰之寬嚴，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圖見好，或故爲苛罰以示威，以愛憎爲喜怒，憑喜怒以決賞罰。於是賞不知感，罰不知畏，此中消息，由於人心之澆薄者居其半，而由於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其半。當此沓泄成風，委頓疲玩之餘，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頹風。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後知恩，威立然

後知感，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此其時矣。是望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無稍餒，則軍事其有豸乎？

公明第七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將帥，猶東家之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功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頽風，深爲愧慚。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原之所以憤激沈世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爲至痛。故曰

「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湮，而幾不能自主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皇皇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揆於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賞罰之任，視乎權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責，顧亭林先生所謂「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大抵蒞事以『明』字爲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

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亦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則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掩曖，則爲小人。故羣毀羣譽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能附和。

營哨官之權過輕，則不得各行其志。危險之際，愛而從之者或有一二，畏而從者則無其事也。此中消息，應默察之，而默挽之，總攬則不無偏蔽，分寄則多所維繫。以上會語

舉人不能不破格，則須循名核實。否則人即無言，而我心先愧矣。

世事無真是非，特有假好惡。與世之徇私以枉事者，試返而自問，異日又豈能獲私利之報於所徇私利之人哉？盍亦返其本矣。

天下惟左右習近不可不慎。左右習近無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進。

朝廷爵賞，非我所敢專，尤非我所敢吝。然必積勞乃可得賞，稍有濫予，不僅不能激勵人才，實足以敗壞風俗。薦賢不受賞，隱

德必及子孫。

國家名器，不可濫予，慎重出之，而後軍心思奮，可與圖後効而速成功。

天下惟不明白人多疑人，明白人不疑人也。以上胡語

文正公謂『居高位以知人曉事爲職，且以能知人曉事與否，判別其爲君子爲小人』，雖屬有感而發，持論至爲正當，並非憤激之談！用人之當否，視乎知人之明昧；辦事之才不才，視乎曉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則不能用人，不曉事則何能辦事。君子小人之別，以能否利人濟物爲斷。苟所用之人，不能稱職，所辦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貽誤大局，縱曰其心無他，究難爲之寬恕者也。

昔賢於用人一端，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薦左中堂，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廢舉劾。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近世名器名位之濫極矣！倖進之途，紛歧雜出，昔之用人講資格，固足以屈抑人才；今之不講資格，尤未足以激揚清濁。賞不必功，惠不必勞，舉不必才，劾不必劣。或今賢而昨劣，或今辱而昨榮；揚之則舉之九天之上，抑之則置之九淵之下！得之者不爲喜，失之者不爲歎，所稱爲操縱人才策勵士氣之具，其効力竟以全失，欲圖挽回補救，其權操之自上，非吾儕所得與聞。惟吾人職受將校，在一小部分內，於用人一端，亦非絕無幾希之權力，既有此權，則應於用人惟

賢，循名核實之義，特加之意。能於一小部分，有所裨補，亦足心安理得。

仁愛第八

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則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尙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個個學好，人

人成材，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愛民爲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爲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爲要結粉飾之文。以上會語

大將以救大局爲主，並以救他人爲主，須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氣度，乃可包容一切。覺得勝仗無可驕人，敗仗無可尤人，卽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當救人。

必須諄囑將弁，約束兵丁，愛惜百姓。並隨時訪查，隨時董戒，使營團皆行所無事，不擾不驚，戢暴安良，斯爲美備。

愛人當以大德，不以私惠。

軍行之處，必須秋毫無犯，固結民心。

長官之於屬僚，須揚善公庭，規過私室。

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不以濟人濟物爲本，無不以損己利人爲正道。

愛人之道，以嚴爲主，寬則心弛而氣浮。

自來義士忠臣，於曾經受恩之人，必終身奉事惟謹。韓信爲王，而不忘漂母一飯之恩，張蒼作相，而退朝卽奉事王陵及王陵之妻如父母，終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師可法。以上胡語

『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一語，最爲慈仁貼切！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父兄之待子弟，慮其愚蒙無知也，則教之誨之；慮其飢寒苦痛也，則愛之護之；慮其放蕩無行也，則懲責之；慮其不克發達也，則培養之。無論爲寬爲嚴，爲愛爲憎，爲好爲惡，爲賞爲罰，均

出之以至誠無僞，行之以至公無私。如此則弁兵愛戴長上，亦必如子弟之愛其父兄矣。

『軍人以軍營爲第一家庭』，此言殊親切有味。然實而按之，此第二家庭，較之固有之家庭，其關係之密切，殆將過之。何以故？長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師友，其約束督責愛護之也，如父兄；部下之對長上也，其恪恭將事，與子弟之對於師友父兄，殆無以異耳。及其同蒞戰役也，同患難，共死生，休戚無不相關，利害靡不與共。且一經從戎，由常備而續備，由續備而後備，其間年月正長，不能脫軍籍之關係。一有戰事，即須荷戈以出，爲國宣勞，此以情言之耳。國爲家之集合體，衛國亦所以衛家。軍人爲衛國團體之中堅，則應視

此第二家庭爲重，此以義言之耳。

古今名將用兵，莫不以安民愛民爲本。蓋用兵原爲安民，若擾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餉亦出之自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擾害！行師地方，仰給於民者豈止一端？休養軍隊，採辦糧秣，徵發夫役，探訪敵情，帶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於民，而招其反抗，是自因也。至於興師外國，亦不可以無端之禍亂，加之無辜之民，致上千天和，下招怨讟。仁師義旅，決不出此，此海陸戰條約所以嚴擄掠之禁也。

勤勞第九

練兵之道，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鷄伏卵，如鑪

鍊丹，未可須臾稍離。

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

百種弊端，皆由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弛則百處懶矣。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治軍以勤字爲先，由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

每日應辦之事，積攔過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

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幾積壓較少。

養生之道，莫大於懲忿窒慾，多動少食。以上曾語

軍旅之事，非以身先之勞之，事必無補。古今名將，不僅才略異衆，亦且精力過人。

將不理事，則無不驕縱者。驕縱之兵，無不怯弱者。

凡兵之氣，不見仗則弱，常見仗則強，久逸則終無用處，異日則必不可臨敵。

兵事如學生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勞則思，逸則淫」。設以數萬人頓兵境上，無論古今無此辦法。且久逸則筋脈皆弛，心膽亦怯，不僅難戰，亦必難守。

淫佚酒色，取敗之媒；徵逐嬉娛，治兵所戒。金陵圍師之潰，皆由將驕兵惰，終日酣嬉，不以賊匪爲念。或樂桑中之喜，或戀室家之私，或羣與縱酒酣歌，或日在賭場煙館，淫心蕩志，樂極忘疲。以致兵氣不揚，禦侮無備，全軍覆沒，皆在宣淫縱慾中來也。夫兵猶火也，不戢則焚；兵猶水也，不流則腐。治軍之道，必以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爲典法。

戰爭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間，或馳驅酷暑惡瘴之鄉，或趁雨雪露營，或晝夜趲程行軍。寒不得衣，飢不得食，渴不得水。槍林彈雨之中，血肉橫飛，極人世所不見之慘！受恆人所不經之苦！其精神，其體力，非於平時養之有素，練之有恆，豈能堪此？練兵之主旨，以能効命於疆場爲歸屬。欲

其効命於疆場，尤宜於平時竭盡手段，以修養其精神，鍛鍊其體魄，嫻熟其技藝，臨事之際，乃能有恃以不恐。故習勞忍苦，爲治軍之第一要義；而馭兵之道，亦以使之勞苦爲不二法門。蓋人性似猴，喜動不喜靜，宜勞不宜逸。勞則思，逸則淫，閑居無所事事，則爲不善，此常人恆態。聚數百千血氣方剛之少年於一團，苟無所以範其心志，勞其體膚，其不踰閑蕩檢，潰出隄防之外者，烏可得耶？

和輯第十

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敗國，忘家，喪身，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求二端，蓋妾婦，穿窬兼而有之者也，

凡兩軍相處，統將有一分齟齬，則營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利害共濟，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誰不如我。同打仗，不可譏人之退縮；同行路，不可疑人之騷擾。處處嚴於治己，而薄於責人，則唇舌自省矣。

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鉅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

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顧，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以上會語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唐代九度之師，潰於相州。其時名將如郭子儀李光弼，亦不能免。蓋謀議可資於衆人，而

決斷須歸於一將。

古來將帥不和，事權不一，以衆致敗者，不止九節度使相州一役。

爲大將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爲主。不宜炫耀己之長處，尤不宜指摘人之短處。

兵無論多寡，總以能聽號令爲上。不奉一將之令，兵多必敗；能奉一將之令，兵少必強，以上胡語

古人相處，有憤爭公庭而言歡私室，有交闕於平昔，而救助於疆場。蓋不以公廢私，復不以私而害公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萬難強之使同，驅之相合，則睚眦之怨，芥蒂之隙，自所難免。惟於公私之界，分得清，認得明，使之劃然兩途

，不相混擾，則善矣。髮捻之役，中日之役，中法之役，列將因爭意氣而致敗績者，不一而足，故老相傳，言之鑿鑿，從前握兵符者，多起自行間，罔知大體，動以意氣用事，無怪其然。今後一有戰役，用兵必在數十萬以上，三十數鎮之師，情誼夙不相孚，言語亦多隔閡，統馭調度之難，蓋可想見。苟非共矢忠誠，無猜無貳，或難免不蹈既往之覆轍。欲求利衷共濟，則惟有恪遵先哲遺言，自統將先辦一副平恕之心始，功不獨居，過不推諉，乃可以言破敵。

兵機第十一

前此爲赴鄂救援之行，不妨倉卒成軍；近日爲東下討賊之計，必須簡練慎出。若不教之卒，竄敗之械，則何地無之，而必遠求之

湖南？等於遼東自詡之豕，仍同灞上兒戲之軍。故此行不可不精選，不可不久練。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必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其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此次由楚省招兵東下，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砲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卒成行？人盡烏合，器多苦窳，船不滿二百，砲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縱能速達皖省，究竟於事

何補？是以鄙見總須戰艦二百號，又補以民船載七八百，大小礮千餘位，水軍四千，陸軍六千，夾江而下，明年成行，始略成氣候。否則名爲大興義旅，實等矮人觀場，不直方家一哂。

『夫戰勇氣也，再而衰，三而竭』。國藩於此數語，常常體念。大約用兵無他妙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彧之拔偃陽，氣已竭而復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遞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斃，此善於用氣者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故古詩『花未全開月未圓』之句，君子以爲知道。故余治兵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兢恐懼，上下悚懼

者，其後常得大勝。當志得意滿之候，各路雲集，狂於屢勝，將卒矜慢，其後常有意外之失。

國家之強，以得人爲強，所謂『無競惟人』也。若不得其人，則羽毛未豐，亦似難以高飛。昔在宣宗皇帝，亦嘗切齒發憤，屢悔和議，而主戰守。卒以無良將帥，不獲大雪國恥。今欲罷和主戰，亦必得三數引重致遠折衝禦侮之人，以擬之。若僅區區楚材，目下知名之數人，則于將莫邪，恐未必不終剝折。且聚數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用兵之道，最忌『勢窮力弱』四字，『力』則指將士之精力言之，『勢』則指大局大計，及糧餉之接續，人才之繼否言之。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敗。

懸軍深入而無後繼，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全士氣爲主。孤軍無助，糧餉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以上曾語

有不可戰之將，無不可戰之兵；有可勝不可敗之將，無必勝必不勝之兵。

古人行師，先審己之強弱，不問敵之強弱。

兵事決於臨機，而地勢審於平日，非尋常張皇幽渺可比。

軍事有先一著而勝者，如險要之地，先發一軍據之，此必勝之道也；有最後一著而勝者，待敵有變，乃起而應之，此必勝之道也。至於探報路徑，則須先期妥實辦理，兵事之妙，古今以來，莫妙於拊其背，衝其腰，抄其尾，惟須審明地勢敵情。

先安排以待敵之求戰，然後起而應之，乃必勝之道。蓋敵求戰而

我以靜制動，以逸待勞，以整禦散，必勝之道也。此意不可拘執，未必全無可採。

臨陣之際，須以萬人併力，有前有後。有防抄襲之兵，有按納不動以應變之兵，乃是勝著。如派某人守後，不應期而進，便是違令；應期而不進，便是怯戰，此則必須號令嚴明者也。徇他人之意，以前爲美，以後爲非，必不妥矣。

夾擊原是上策，但可密計，而不可宣露；須併力而不宜單弱；須謀定後戰，相機而行，而不可或先或後。

不輕敵而慎思，不怯戰而穩打。

兵分則力單，窮進則氣散，大勝則變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敬則勝，整則勝，和則勝，三勝之機，決於是矣。

我軍出戰，須層層布置，列陣縱橫，以整攻散，以銳蹈瑕，以後勁而防抄襲。臨陣切戒散隊，得勝尤忌貪財。

熟審地勢敵情，妥謀分擊之舉。或伺敵之缺點，蹈瑕而入；或挈敵之重處，併力而前，皆在相機斟酌。惟臨陣切忌散隊，切戒貪財，得勝之時，尤宜整飭隊伍，多求痛殺。

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敵，其餘盡作戰兵，援兵，兜勦之兵。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頓兵堅城之下，則情見勢絀。用兵之道，全軍爲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敵爲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無敵，然後圍城，兵法所謂『十則圍之』之義也。

兵事有須先一著者，如險要之地，以兵據之，先發制人，此爲扼吭之計，必勝之道也；有須後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

堅守，待敵變計，乃起而乘之，此可爲奇兵而拊其背，必勝之道也。

一年不得一城，只要大局無礙，並不爲過；一月而得數城，敵來轉不能戰，則不可爲功。

軍隊分起行走，相隔二日，每起二千人。若前隊遇敵先戰，非必勝之道也。應於近敵之處，飭前茅，後勁，中權，會齊併力，乃可大勝。

臨陣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

荀悅之論兵也。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隨物變化』，誠爲用兵之至要。

戰陣之事，恃強者是敗機，敬戒者是勝機。

軍旅之事，謹慎爲先，戰陣之事，講習爲上。蓋兵機至精，非虛心求教，不能領會，矧可是己而非人。兵機至活，非隨時謹密，不能防人，矧可粗心而大意。

偵探須確，須勤，須速，博訪以資衆論，沈思以審敵情。敵如不分枝，我軍必從其入境之處，併力迎剿；敵如分枝，則我軍必於敵多之處專剿。以上胡語

會，胡之論兵，極主主客之說。謂守者爲主，攻者爲客，主逸而客勞，主勝而客敗，尤戒攻堅圍城，其說與普法戰爭，前法國兵學家所主張者殆同。（其時俄，土兩國亦盛行此說）其論出師前之準備，宜十分周到。謂一械不精，不可輕出，勢力不厚，不可成行。與近今之動員準備，用意相合，其

以全軍破敵爲上，不以得土地城池爲意，所見尤爲精到卓越。與東西各國兵學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轍。『臨陣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語，尤足以賅括戰術戰略之精妙處。臨陣分枝者，卽分主攻助攻之軍，及散兵援隊預備隊之配置等，是也。先期合力者，卽戰略上之聚中展開及戰術上之開進等是也。所論諸端，皆從實行後經驗中得來，與近世各國兵家所論，若合符節。吾思先賢，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戰守第十二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敵，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敵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而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每喜爲主，不喜

作客，休祁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實，地勢不審，敵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應研究此兩層，或我尋敵，先發制人；或敵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出隊。

師行所至之處，必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迹也。昔王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敵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敵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所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一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之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日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

熟論戰守之法。

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爲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一曰哨探嚴明，離敵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兵，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

用兵以渡水爲最難。不特渡長江大河爲難，卽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渡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勝仗，全在頭敵。若頭敵佔腳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

擠退。以上會語

戰守機宜，不可紛心，心紛則氣不專，神不一。

交戰宜持重，進兵宜迅速。穩紮猛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

軍旅之事，守於境內，不如戰於境外。

軍事之要，必有所忌，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若處處設備，卽十萬兵亦無尺寸之効。

防邊之要，不可處處設防。若處處設防，兵力必分，不能戰亦不能守。惟擇其緊要必爭之地，厚集兵力以守之，便是穩固。

礮卡之設，原所以省兵力，予地方官以據險慎守之方。

有守土而無守之之人，雖天塹不能恃其險；有守人而無守具，雖

賁獲無所展其長。

有進戰之營，必須留營作守。假如以十營作前茅，爲戰兵，卽須留五營作後勁，爲守兵。其留後之兵，尤須勁旅，其成功一也，不可爭目前之微功，而誤大局。

有圍城之兵，須先另籌打仗之兵；有臨陣打仗之兵，必須安排後勁。或預杜抄後之舉，或備策應之舉。

扼要立營，加高加深，固是要着。惟須約束兵丁，不得滋擾；又須不時操練，使步法整齊，技藝精熟，庶戰守皆能有備。

右揭戰守之法，意括而言賅。曰攻戰，曰守戰，曰遭遇戰，曰局地戰。以及防邊之策，攻城之術，無不獨具卓識，得其要訣。雖以近世戰術之日新月異，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論夜

間宿營，雖僅一宿，亦須深溝高壘，爲堅不可拔之計，則防禦之嚴嚴，立意之穩健，尤爲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時，戰爭兩方，多爲不規則之混戰，來去飄倏，不可端倪。故紮營務求堅固，以防侵襲）。

曾、胡論兵，極重主客之見。祇知守則爲主之利，不知守反爲客之害。蓋因其時所對之敵，並非節制之師，精練之卒。且其人數常倍於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發達。又無騎礮兩兵之編制。耳目不靈，攻擊力復甚薄弱。故每拘泥於地形地物，攻擊精神，末由奮興。故戰術偏重於攻勢防禦，蓋亦因時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五、六、七、八兩大戰役以後，環球之耳目一新，攻擊之利，昭然若揭。各國兵學家，舉凡戰略戰術，皆

極端的主張攻擊。苟非兵力較弱，或地勢敵情，有特別之關係，無復有以防守爲計者矣。然戰略戰術，須因時以制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事拘滯。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於人，勢將如跛者之競走，鮮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勢，固也。必須兵力雄厚，士馬精練，軍資（軍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勝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貿然以取攻勢，是曾公所謂「徒先發而不能制人」者也。法普戰役，法人國境之師，動員頗爲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軍資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後，陷於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軍以交通線僅恃一單軌鐵道，運輸不繼，遂屢爲優勢之日軍所制。雖迭經試取攻勢，終歸無效。以吾國軍隊現勢論，

其數則有二十餘鎮之多，然續備後備之制，尙未實行。每鎮臨戰，至多不過得戰兵五千，須有兵力三鎮以上，方足與他一鎮之兵相抗衡。且一有傷亡，無從補充，是兵力一層，決難如隣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國軍隊，能否說到『精練』二字，此稍知軍事者，自能辨之。他日與強隣一相角逐，能否効一割之用，似又難作僥倖萬一之想。至於軍資交通兩端，更瞠乎人後。如此而曰吾將取戰略戰術上最有益之攻勢，烏可得耶？鄙意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爲孤注一擲之舉，不如採用波亞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爲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爲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而殲除之。昔俄人之蹴拿破崙於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鑑也。

本局最近出版要書

蔣中正
演講
精神教育

每百冊批二十八元
零購每冊三角二分

三民主義測驗
問答三百條

每百冊批二十六元
零購每冊三角二分

胡漢民著
三民主義之認識

每百冊批二十五元
零購每冊三角二分

體操教範草案

每百冊批十五元
零購每冊二角

模範軍人

每百冊批拾五元
零購每冊二角

曾胡治兵語錄

每百冊批十五元
零購每冊二角

革命軍連坐法
新兵教育問答
合訂本

每百冊批十五元
零購每冊二角

戰術學教程 三冊實洋三元

軍制學教程 一冊實洋五角

交通學教程 二冊實洋二元

兵器學教程 二冊實洋二元

地形學教程 二冊實洋二元

築城學教程 二冊實洋二元

以上六種教程如各批五十部以上者照實洋打八折零購無折

尚有其他軍用各書及黨義書籍

因限於篇幅不及詳載如蒙惠

顧無任歡迎

書要版出近最局本

黃浦軍校審定 步兵操典草案
每百冊批十四元
零購每冊二角

黃浦軍校審定 步兵野外勤務
每百冊批十六元
零購每冊二角四分

黃浦軍校審定 步兵夜間教育
每百冊批十五元
零購每冊二角

黃浦軍校審定 劈刺教範
每百冊批十三元
零購每冊二角

黃浦軍校審定 步兵射擊教範
每百冊批二十八元
零購每冊三角六分

黃浦軍校審定 陣中要務令
每百冊批二十八元
零購每冊三角六分

黃浦軍校審定 築壘教範
每百冊批十四元
零購每冊二角

黃浦軍校審定 野兵須知
每百冊批八元
零購每冊一角

黃浦軍校審定 步兵測繪
每百冊批八元
零購每冊一角

黃浦軍校審定 軍人千字課
每百冊批十六元
零購每冊二角

黃浦軍校審定 簡易小部隊之要旨
每百冊批三十六元
零購每冊四角二分

黃浦軍校審定 士兵實施筆記
每百冊批四十六元
零購每冊五角四分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十日出版

中國古代軍事學

定價大洋一元四角

版權所有

編著者 陳毅夫

發行者 上海軍用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軍用書局

總經理處 上海交通路
軍學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3236B

